



王船山經史論八種

1 曾 4
7 5 2
14





詩

廣

傳

4  
752  
14



詩  
廣  
傳  
五  
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船山遺書

春秋世論卷一

隱公

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者以續王道之絕也天子不能有王者之德而王者之道存則天下猶足以王穆昭以降周  
 德衰矣德衰於一人道未圯於天下周病矣王未病也故周不再昌而無損於王夏商之季固猶是矣古帝王之經  
 綸以千餘歲文武周公之集成以百年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有以持之也德衰天下天下不親道將天下天下不崩  
 不親者一姓之澤竭也不崩者古今之勢立也有聖人者起因而治之猶手授之矣盜賊不得而窺□□不得而躡  
 則何弗如其手授之晉盜賊□□□而實之天位者則封建之廢也此聖人之所甚怒也封建之廢廢於諸侯之橫  
 極則必返之勢也諸侯之橫橫於王權之不立王權之不立以喜怒任匪德如諸侯而喪其道也凡此者皆周桓王  
 為之也平王之不恤其親不撫其民德之衰也夷厲以降之所均也桓王之任私貪賄用匪德以解先王之紐道之  
 圯也三代末世之所未有也故平王足以亡周而桓乃以壞亂五帝三王封建之天下是以春秋託始焉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近於天子者天下之所視也尊視之同尊親視之同親怨視之同怨侮視之同侮鄭伯不能為政而奪以  
 與號公乃鄭伯敢於怒而天子且撫之如驕子翼侯為曲沃所逐不能拯其亂而立其子以求解於曲沃晉鄭之晚  
 王而土梗之宜矣夫既土梗之則不復知有桓而叛桓不知有桓而蔑周不知有桓而舉天子諸侯之等殺滅裂以  
 無餘祝朏之矢集於王躬而人維裂矣侯伯而盜賊矣曲沃之麻改用夏正而天維裂矣□□而□□矣夫既侯伯  
 而可盜賊則有力者之擾鉏棘矜以起何弗竊也夫既□□而不奉正朔以自君其國則□□而入□□何弗可為  
 主也嗚呼聖人以萬國奠天子而以天子榮萬國萬國之得立天子綱之也正朔可改而天惟人造王可射而人惟  
 力競則王不能居萬國之上而萬國亦無以自居至於六國強秦而封建不能不裂矣漢氏雖欲復之而固不能矣  
 復之不能而□□窺矣□□攘正吾不知天下之所終哀哉桓王之為君晉鄭之為臣禍延於數千年而弗息也故  
 赤眉黃巾之毒劉石金元之禍自周以前天下之所未有而皆於是乎成之桓王之不王王道之永喪惡百於桀紂  
 而害甚於洪水前桓王立之二年而春秋作其憂深矣其義明而其禍不可救則何以言乎續也盜賊□□迭至□

春秋世論卷一



而人猶知其非以往來絕續繫人紀於不亡也是則聖人之所續也

君子相喻以性小人相安以習聖人知其然而莫之能違故齊一天下以其所自然而天下安之貴者習於貴賤者習於賤嚮者習於嚮背者習於背如腓之從股股之衛目莫喻其故而卒不舍嗚呼誰破其習使數舍其舊而不驚則春秋之始是也宋公不王而鄭以為名伐之猶習所嚮也鄭射王而背者亦不驚矣翼侯之奔哀侯以立猶習所貴也錫曲沃命而賤者亦不驚矣夫法固有所困恩固有所彈鄭即服上刑而亦與殺人者死均也錫曲沃命而恩彈矣曲沃固曰王不授我而豈曰無衣七也於是天下乃幡然於習貴習賤習嚮習背者之徒為爾而疑聖人之愚己矣人棄其習而賤何弗可貴嚮何弗可背賤何弗可貴而貴亦何弗可賤秦之雜侯王如草芥而劉聰且使晉帝行酒不驚也嚮何弗可背而背亦何弗可嚮朝耕夕北面而源休戴此以一朝馮道終身而五主不驚也夫聖人欲保天下之習而後世並亂其性始於小人終於君子悲夫吾不知其所歸也

王者不治□謂夫非所治者也代之北粵之南海之東嶺之西非所治也故漢之涉幕北隋之越海東傲己以求強於外與王道舛而速禍非所治而治之則自傲所治而不治則自潰春秋之時允吾己姓陸渾甲潞之□既已授索而列於明堂之末位如之何其可弗治弗與治之則悍而自雄不以其治治之則假之利器以相向春秋之譏會戎非譏其不外戎譏其假之會也始假之禮繼假之兵而利器在彼矣秦晉假狄兵以相伐魯假戎會以抗抗是君子之所憂也□心之族居吾之宇下羈摩而與吾之職貢有天下者之所尤戒何也以非所治而又弗容已於治欲治之而又莫從治也故春秋之□不能大有所傷於□而聖人惕然深憂之千歲之下□所從生終在於此則豈不諒哉成乎不可外之勢外之不可終不可以治治之內之不安則患伏而發不可解矣藉其可以外而置之不治苟非漢武隋煬之貪婁閉關而擗之夫豈難哉聖人之懼懼其不能外者也不能外將內之乎而抑不能內也不能內則一旦外之乎而又成乎不可解故樹戎狄於東徐上黨伊維之間俾與乎明堂之末位商末之亂政也周公革之未訖仲尼憂之無已□而下有□者弗知懲焉然且予之階爵而假之禮輒為微調而假之兵逆萌一旦害成百年然後知聖人之憂非已甚也知幾焉爾故曰知幾其神乎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故二霸者春秋之終始宋不成乎霸者也楚之霸春秋之所弗霸秦霸西戎未及與中國也齊晉之霸也東遷以後戰國以前中國之勢歸焉爾而始終於鄭齊之傳襄桓之始基也晉之平昭文之餘緒也鄭始合於齊而山東之勢趨於齊裂王而開霸者鄭為之也一貳於晉而漢北之諸侯並於楚裂霸而開戰國者亦鄭為之石門盟而齊日強鄭借楚以滅許而晉日微夫鄭以其詐力挾可重之勢以重人而天下受其合離于子友之智也亦地為之也春秋之勢懸於鄭戰國之勢懸於韓韓得鄭之故地扼周吭以為天下制而所能自重祇以重人與鄭合轍故地不可憑智不可驚憑地者為天下奔走驚智者為天下謀孽鄭韓居要而先亡秦處西戎漢居南鄭而卒帝威有以夫

語曰無過亂門亂門者亂之所翕開則鄭是也王子友者宣王之母弟幽王之叔父也幽王之難始懷二心以違其宗國寄幣於東而視西周之亡旋並所託之國而席之為安前蓋後河而食號鄧自以謂持天下之要而操其倪仰矣乃操天下之倪仰則天下倪而亦與之倪天下仰而亦與之仰此必然之勢也故亦終其國以為人重輕而莫之自重且其觀望之智世相授以為藏身之術數離之智亦世相授以為叛合之趨周之東遷依之未久而首合於東諸合以破壞靈寵者則鄭也夫天下之合離與其治亂也則固有幾矣幾不可昧昧之者逆幾不可覺覺之者狂昧而不逆愚忠者也志士仁人之所蹈也覺而不狂已亂者也大人君子之所造也夫鄭則惡足語此哉覺幾之難因而離之覺幾之合因而合之宗國可弗恤尋盟可弗顧仇讎可以親匿怨可以友終春秋之世日左顧右盼以相天下之倪仰而合離智益察力益竭乃辱人賤行在其君辛若墊隘在其民亂其室以亂天下而成乎亂門以終矣悲夫故齊之若無有周而自為雄長也有心而不能必也鄭成之然後成矣彼其王室懿親而瓦解以去則王室之寡助顯矣鄭用齊以元周齊即用鄭以徠天下奔走於魯宋陳衛以爭合離者鄭而安坐以受天下之歸者齊凡大小人之智操外據恃內寵臨天下以合於強藩婦寺而自鳴其豫會不自知其隨而權終倒授於人則其狡者適其愚而已矣此呂布之以自亡而崔允之以亡唐者也王子友以此為家法宿生奉此為薪傳其後於晉於楚一合一離雖賢如子產而不能自拔於其習其流逮下師師相染鄧析其詐以為萬世之訟魁韓人居其地而司縱橫之啟



聞王子友之善於是乎滔天矣故愚者之禍在逆智者之禍在狂愚而不逆者有矣智而不狂者千百不得一也如王子友之智誠不如其無智也

桓公

春秋之始鄭初為周腹心之憂以樹齊而息王迹所不能得者宋魯耳齊鄭魯之責之而猶傲立焉執殺隱而魯不能元矣馮弒瑯而宋不能元矣鄭定魯則魯之制在鄭齊定宋則宋之制在齊是以雖戰於即而魯不支戰於宋而宋愈屈宋魯之為齊鄭役齊鄭不能驅而宋魯自驅河決魚爛其潰自內也故何遠無城南之禍則袁曹不能奪漢八王無蕩陰之變則魏不能割晉高許無淮北之証則魏揚不淪黃左無上流之爭則白門不陷孫李無武攸之激則滇黔不亡 有幸而非幸已有以亡而後或亡之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悲宜曰伯服之內裂而犬戎得收其際也

東諸侯之勢走齊南諸侯之勢走楚而周無以制其命五霸之事與戰國之勢成胥於桓王之世矣西諸侯之入於秦南諸侯之入於楚北諸侯之入於晉周之所與依者東諸侯而已齊早有亂心而鄭為首魯懿親也鄰於齊而弱於齊宋上公也鄰於鄭而與鄭不相下魯之所結衛陳蔡之所依晉宋也會於稷而宋為鄭使齊乃主會以置執政於宋而操其命會於北杏而宋為陳使齊乃自霸以左右宋而唯所欲為故二會者東諸侯走齊之大司也由是言之則春秋之始宋亦重矣宋所趨衛陳蔡不得不趨四國所趨魯不得不趨魯東扼於齊而西無宋衛之援南無陳蔡之助不趨齊而孤立不堪矣晉弒瑯而馮以同逆得國萬弒閔而御說以非次得立齊兩成之宋所以政東諸侯而成齊之勢桓王問無馬我瞻四方威風歷所騁傷於鄭而仰息於齊欲不然得乎

三代以故伐得天下而猶有揖讓之心餘焉則尊三恪而授之權是已詩曰亦有淫威降福孔夷威淫福夷擊天下者惡乎不重也故流及東遠周命已替而宋猶為天下重合天下於齊者宋也合天下於晉者宋也合天下於楚者宋也齊不得稷之會不能得魯衛陳蔡不得北杏之會不能得霸晉不得宋之舍楚而即己不能收城濮之功楚不得向戌以主弭兵之約不能致東諸侯而兼陳蔡故宋者先王所假借以維繫天下者也聽齊鄭之邪說假之兵端以責其不王之罪而殺君則未之問此桓王之所以為桓也

楚自蚡冒以來討國人而聚練之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其壞亦辟而料民亦彊矣乃積之數百年進不能逐東周已失之鹿而退為秦所劫持以底於亡則始謀不臧自能通而已失也天下有不可爭者二勢之所互持也名之所共禁也皆不可爭者也勢之所互持理之順逆存焉名之所共禁義之順逆存焉故取天下者常俟勢之所持於其散而逃名之所禁能通之疆也亦既圍鄭敗鄆盟貳軫伐絞羅以憑陵於漢上乃自漢而北其西則夔庸巴蜀之境也其東則鄧蔡陳許之境也周之既東西京已淪於瀛氏胥天下所為立國者此豫兗之上耳周室託馬大名之所繫也齊境宋魯之戶牖屬馬大勢之所趨也藉令能通知名之不可犯勢之不可撓罷東圖而併力西向沿漢溯江因夔入巴收漢中據斜絡席天府之餘有宿儻之眾以拊秦人之背而問西周之故土天下固弗之禁也秦又以孤立而不能相先不百年而天下之勢已半折於楚矣乃能通弗之知也西國之不圖而北踰冥阮以尋兵於申息鄧蔡爭天下之所必爭而多得怨惡於宗周之肺腑故鄭始南與蔡都同憂而終不容不與齊晉相保故一折於齊再折於晉宋鄭瀆於亡而終以死捍之逮熊鄆之中葉滅夔以辟西晉蓋已陸踰巫山水陵三峽入巴蜀之阻而扼其吭矣然而終不能得意於兩川者則以中國之怨惡已深齊晉宋鄭躡其尾而履之勢不容舍東而專西也莊之疆也滅陳而不能入鄭而不敢留滅蕭而祇為宋利勢持之也向令縣陳疆鄭撫蕭臨宋而中州冠帶之國必與死爭一日之存亡矣抑不審而向陸渾以窺規山川而辱周之大夫得以片語折之三軍之上名禁之也向令因陸渾迫宗周取九鼎而匹夫庶士且得揭竿以驅之矣故犯非其所敵者雖勝而敗踵之雖彊而弱且制之楚唯結怨讐於齊晉者深而禍成於吳者遂大禍成於吳不能觸念以收吳始假手向戌之偷心以釋仇於晉其亦晚矣晉陽與講弭兵之好而陰用吳以食其腹心也晉之初起秦方唯晉是憂故南講以紓禍於楚楚不之蔡視秦之姑不我仇而利賴之以圖晉逮夫吳禍已成國不台保復開商雒下秦兵使午貫楚土而與吳爭其後夷陵之燒鄆郢之殘胥此徑也則與宋之延元於襄西以破金倬孰經肯綮而旋以襲宋其愚一也禍成於吳而楚破險棄於秦而楚亡矣蜀者秦楚之要領也楚得蜀以臨秦秦則秦患腹心秦得蜀以制上游則楚之命已懸於秦之刀俎曾不早記而犯非所



犯後未改之周命賈怒於中原以挑禍於句吳乃俾司馬錯起於百年之後徐收蜀以乘巫峽順流之便一從陳再徙吳而豈復有楚哉漢之東夷項也不揆以乍入鼓城而父執身幾不免妻子為俘矣急收齊趙緩圖三楚而後夷項之勢成高皇之勢驅元也置擴廓之鋒而弗之櫻東取三吳南收江漢徐捲山東終不以一矢加於汴宋而後驅元之勢利夫無大名之禁者猶且有旁撓而無正取况荆蠻之陵中邦下國之於天子也乎周失大寶於秦而楚不能爭秦觀周之大寶而楚為之犯難終始乎愚以成秦之狡則唯東啟申息而西失巴漢也鄧之會中國之始慶亦楚之始禍也始禍於人以自為禍始語云勿為亂首此之謂矣

由南收北者東西出必勝中出必敗以南捍北者合東西者全離東西者不支委蜀於敵者必亡漢昭烈不審乎此寄怨於吳以自憎於夷陵與楚之啟東禍而西敵於秦一矣諸葛德之以併力於隴漢然而不足支者夷陵之燔蜀銳以盡故也然且支之數十年而吳亦恃以安魏不能平蜀則孫權不可亡周不滅蜀則江陵不可破劉整不降元則宋不淪亡於海張獻忠不躡蜀則金陵雖陷而亦如建炎之不可亡因益以知楚不乘滅漢之勢以入蜀而乘滅鄧之勢以爭鄧失之早矣終楚而不復鄧矣桓溫不乘滅李勢之勢以出三秦而勞師於枋頭梁武不戒宇文之方與而因侯景以爭河南韓侂胄不賴吳曦之亂而用兵唐鄧一也關羽之於襄樊岳飛之於河汴雖微陸遜之旁撓秦檜之中掣亦且授首於魏金英子玉之所以死於城濮子反之所以死於鄢陵也故唐鄧許穎者常山蛇之腰不可擊也首尾之所必趨也蜀者南方之所以固也建瓴以息釐下之火也若夫公孫述李特孟知祥王建明玉珍之不能久存也有首無身之勢也東西離之不支也秦所滅者六國所代者周而終始足與為敵者楚而已楚啟申息之北門秦禍緩而待其敵胡不得焉故秦之并天下非其德也非其力也諸侯之相敵而授之也久矣鄧鄭之蔽也申蔡之捍也鄧抑申之翼也蔡鄭培鄧以固申而楚莫能窺以窺中國蔡桓之賢鄧莊之力猶足以保鄧而申亦蒙其保則二國莫之保而自保矣鄭莊死而國裂蔡桓卒而獻舞以不仁無禮虧申息以媚楚楚無忌以嚮蔡鄭而鄧之會所謀者比矣蠻荆之凌中夏中夏召之也向令齊桓晉文早起於數十年前其免於此乎然使楚禍不熾則齊晉抑無所資以見功而成乎霸霸之興楚激之也楚之禍蔡鄭成之也春秋詳錄突忽之事以

憫鄭之衰殘獻舞之敗國於亡國之辭以是為東周之大故焉矣

春秋十有二公以嫡家立者寡矣見於策者子同而已昭無知或謂文成襄皆嫡出襄母定以非嫡也文成然則有子之君耽於寵嬖而夫人之不見答可知也嗚呼母愛者子抱庶孽爭而篡弒與亂所由熾與妻有定尊而妾無國寵寵弛愛移則長幼不足以為序而唯母是憑人挾可立之勢以為招無賴之姦因以窺宮壺之厚薄而樹之援雖欲靖之其將能乎且崇者色也替者德也色不勝德而色而妖故春秋之君無有能永其天年者也莊僖襄昭之享國較長矣莊生以乙亥而薨以己未四十五年而已襄生以丙戌而薨以己未三十四年而已昭生以辛丑而薨以辛卯五十五年而已僖差長於閔而子般之弟也以序攷年逮其薨也固猶在四十五年之間也命之不延國之不固遺嗣子於襁褓以危社稷不亦哀乎般之生也在哀姜未入之先也襄之生昭也年方壯生氣未成而欲己昌君父不能戢之婦寺從而導之以溺所愛而自為摧折百里之侯猶若是也而况富有天下者乎三代之季世教衰先於貴者漢唐以降典禮大亡國無壽主其流及天下亦無壽民天地之大德幾乎息矣女戎早禍敗長坤之初六履霜不以其時剛至於上其血元黃而天地毀可弗懼哉

周建伯禽於魯假之天子之禮以尹東諸侯威福亦重矣故垂及東遷而魯之聲靈猶足以爭齊宋之衡而有餘桓公在位十八年執玉而見者九國東海之濱方城之外蔑不賓也齊樂得之為婚姻宋鄭爭與之為合離雖其取國逆理內懷慙惴乃天下固莫敢凌焉先君之澤長矣魯於是時得自彊之主秉禮而修戎好之紀親周室以正諸侯其視齊晉之主夏盟猶桔槔之視抱甕也而桓公躬親抱甕苟且圖安早幸宋馮之與同病受其餌以成其害由是而所以為邦交者率顛倒來去於一喜一怒之間如婦人之好惡無有恆也俄而與齊親俄而與齊戰俄而若嚮衛而又背之俄而若背衛而又嚮之乍為宋取則頻月奔走以納宋於懷乍為鄭邀則一旦寒言以推宋於刃迨所必欲成者莫鄭之突則又仰呼吸於宋而不羞其反晨夕觀望如弱草之依風而莫有勁魯於是寄命於他人而自喪其澤威矣威之既喪則為之而不成求之而無與轉故其所始終十八年之間欲託義問以修方伯之事者唯救紀之一事而已乃與結王姻而不能固請之王以爭之於齊助之戰而所與偕者唯拒詐不常之鄭屈己以求乎燕宋



而燕宋願為齊用計窮力詘則惟率紀以請盟而紀之存亡唯齊操矣盟齊於黃而紀無望於魯紀亡不救而天下胥無望於魯失紀以失天下魯之衰遂終春秋而不振嗚呼桓以逆竊國而天下景從先公之望也莊以正得國而廷無侯氏之迹桓喪之也寓國命於齊晉以成其霸而晚且託命於吳楚矣邾莒之不競而君見辱相見執矣故魯之衰春秋之所悼也桓之衰魯春秋之所惡也周有桓而天下無王魯有桓而宗周無霸之二桓者同歸於咎咎在無恆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有致羞之道不患天下之無承之者也

諸侯賄而春秋始大夫賄而春秋終諸侯賄而天下無王桓王始之也大夫賄而天下無霸晉昭成之也齊桓起諸侯不得以賄相援立晉霸之末衰大夫不得以賄交諸侯既無王又不得霸利人乘之為利故魯賄鄭宋賄齊賄鄭賄宋或移其土田或遷其重器乃至賈而不償則奉之為詞以相伐當桓王之餘微桓文封建廢矣故逮乎范鞅梁邱據之私魯荀寅之求蔡范鞅之責宋而天下復裂嗚呼賄之敗人天下無極也賄行而封建不立矣然而先王又安天下之條理於是而益著焉賄以裂封建而封建終以持賄故春秋之勢賄行於上而猶尼於下春秋之所紀詩之所刺無有責賄於民者非賄人之有忌於民法持之也井田未圯則民無甚富仕者世祿則官無甚貧官無甚貧民無甚富故雖有賄人不取小賂之錙銖以益其所本足若許之田卸之鼎季孫之錦樂祁之楊猶皆阡陌之氓所必不得有以應賄人之求者故周之天下持之四百年而桓文猶足以治遠商鞅之徒破井田右彊豪以恣淫民之富而民始可以給賄人之求賄人乃不責賂於諸侯而責之民矣不責賂於諸侯故欲滅則滅之而無容幸免責之民而民之顛覆於虐政者極也故或曰有治人無治法者非也治人之有不敵賄人無法以治持之治人乃治人之不可待而賄人相尋三代以下之天下所以相食而不厭也民窮而激為盜賊民困而息肩於盜盜與盜乃安坐而食民悲夫故後世之末造雖得清慎之相剛正之吏終不能禁天下之賄而多欲之桓文則為之有餘得百治人不如一治法誰謂其無治法哉

鄭樹馮於宋以收宋樹突於鄭以收鄭馮立而宋親鄭者十年突立未幾而旋合魯以伐宋齊樹御說於宋以收宋宋樹昭於齊以收齊御說立而宋親齊者終桓之世昭立未幾而旋合楚以圍緡上無明王諸侯自相援立以樹其黨當其樹之固挾自為之心不足以定交而祇以建敵無惑也然鄭厲齊孝之所為則已甚矣宋兩受施而報以不忘其猶有人之心焉兩施於人而不見報且終援突而睦於齊則庶幾乎長者之事矣齊宋演亡者再而終之鄭莊之疆遠衰於突齊桓之霸早絕於孝是知雖以亂世私利之謀亦惟信以為成敗之主子曰大車無輹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大車者喻君子之以信行義也小車者喻小人之以信行詐也小人而信雖困不敗而况君子乎

春秋之始詳齊紀閔王之息也春秋之終詳吳越閔霸之烈也取人之國曰滅國君兵死曰滅齊人兼紀吳子死戰而不曰滅春秋之所閔也閔之深故不忍直言之若紀之微履其國而吳子之以令終者然不忍天下之遽變也王者服天下以道霸者服天下以威戰不為卻講之為釋終恃其莫禦之方而捲其國土於是始天下始棄道以崇威霸者以威服天下亂人以詐徼天下相與用詐詐則勝詐不勝則敗以死成敗生死無必然之勢取決於一日之機變而固有之威亦不足恃也於是而天下始崇詐以為威道之棄威之崇夏商不或有然者而東周為甚威之莫必詐之取盈五霸之兵猶未始於吳越延於劉項而不知所崇威而君子之書與尚詐而孫吳尉繚王說起上以為術下以為教三代之遺民死者積矣故君子閔之深焉閔之深言之不欲出諸口去紀侯而卒吳子非僅以全紀侯而為吳子隱也

齊之霸始於好成於兵之治也晉之霸始於兵成於好質治也文易弱質易強故齊易世而衰晉八世而後替先其文後其質功利成而天下不著於功利先其質後其文揭功利以服天下而以據功利於己晉之自為計得矣齊其猶為天下恤邪北杏之後衣裳之會九出垂亡之國三存然後陞亭之師起故子曰不以兵車如其仁雖然桓之會盟亦已亟矣馳所與之數國頻微而頻見易一事則又驚相誓也旦取而納之懷夕取而附其耳唯恐其若失也弱者疲而強者窺其淺矣老而攜沒而叛之不亦宜乎故以質治者非專自實也專自實則損天下晉德之所以請於齊也以文治者無過求人也過求則已無權齊霸之所以不克世也善治者其唯簡乎簡而文文而不惡是謂王道天下之勢極則變已變則因春秋之始齊宋魯鄭之用兵亟矣齊桓反之故北杏之後二十五年而後為陞之



師民懷其惠諸侯倚其安矣極而變之道也齊之合諸侯也十五兵爭之變為信好已定矣晉文因之故不假會盟而即為城濮之師仍天下之合奮用其氣已變則因之道也宋襄不善因有亟於會故備於兵善師齊桓者唯晉文唯不相師是以善師馬宋襄步趨齊桓所取法者齊桓一用而不可再之道也不償何待齊桓之起主宋以用兵猶周班也在位二十年天子賜以命而後救鄭之役乃為宋主故齊不得召廖之賜不能與救鄭之師晉不得王城之饗不能起城濮之甲與楚均為列國以爭命於中原天胡以佑人胡以助勝敗之數莫之必矣宋襄以意主盟以氣用兵挾周之淫威以逞而視周若遺徒以其力不能當楚力也久矣袁紹之屈於曹操劉毅之折於劉裕沈攸之之挫於蕭道成彼竊人者且必有奉以與論宋事者乃欲岳飛抗金牌以遂朱仙之役退不厭於公論進且困於彊敵義與功而俱隕矣藉飛之出此也一固請而生之聲拜表輒行之溫也不得復為飛而又何以戰也

喜事之君以戰功始常以力役終雄心無所戢必有所寄民困因弗之恤也莊公在位三十二年兵十七出而親履戎行者十有三泊乎暮年城邑臺廐未決三年而役七舉自用已無不足而用物多見其有餘魯之敵自此始矣故立國之道匪見衰者無感匪見盛者無衰感加於外觀美於內皆見感也秦政外滅六國拒北胡而內侈阿房驪山漢武外走向匈奴通四夷而內侈柏梁建章唐元外擴受降爭六詔而內侈華清宋徽外圖燕雲縣峒夷而內侈良徽力足以爭財足以給財則必靡之以嚮於窮人事之屈伸物理之消長也使之數君者無盈可見而不見盈亦何以如斯之不知歸也雖然利害之報亦有差矣不見盈者勤於興見盈者勤於徹見盈於兵力衰而止見盈於役力不易竭而日亡見盈於兵不見盈於役見盈於兵復見盈於役見盈於役不見盈於兵則亡而已矣魯莊秦政漢武唐元始以兵終以役宋徽始以役終以兵始以兵終以役猶雄心之反也始以役終以兵其兵也戲而已矣此宋徽之以國淪於敵而身為俘也

閔公

閔信之際春秋有欣幸之詞三幸季子之歸幸仲孫之來幸高子之盟皆起特文以其來為幸幸其來故贊其人而

不名之幸者幸魯之亡也幸齊之可以並魯而猶以三子安之也魯之無君曠年有可亡之道齊兼紀吞鄆翦諱包遂襄陽挾郟啟疆之志溢矣魯以千乘介其右壤非無相并之心然而卒以三子安之斯春秋之所幸也春秋幸之魯之危也亟矣昭之季年無君者九年昭公倒利孫委生死之命於晉晉一移臂而魯以舉如是者不愈危乎而春秋授齊齊有可挾之勢以臨魯春秋無危詞者無危道也齊景欲主盟志侈而力不逮晉昭固主盟寄位而不足以為陳氏六卿方圖內竊而不給於外求其赫連氏所以料劉裕之不能有關中也故內無隙者外不恤懼大外無慮者內不憂分崩以八王之亂介劉裕之雄心則亡隨之矣由此言之內治急而外防尤不可緩哉國無百年之治所恃者無我爾秦政自喪其國而支□□之淪沒者數百年功罪亦相售矣

天下之勢擬之人身宋血盛也鄭氣海也據北以臨南得之二國者而後南可收保南以圖北失之二國者而後南可立秦不舉韓韓不能六國漢不保瑯陽不能夷項氏鄭效也梁孝王以死保梁漢乃得出關中之兵而下七國張巡以死保睢唐乃得江淮之資以平安史宋效也故之二國者處四戰之地無河山之固而為天下之樞夫其無河山之固而為天下之樞豈不以其彊哉齊桓先得宋而天下颯附晉與楚用兵百年而所爭唯鄭人爭之爭而得重固不如其自有以立而為人重也寄生其土疲不足重則已無以立而爭得之者亦不資以昌周之東齊晉之霸終不能持天下於久固唯鄭之衰也入春秋之始之二國者固嘗彊矣鄭之莊宋之殤較而好兵故難以亡國之餘新造之國無大有為之志而恆持天下之短長宋兩有弒君之禍而宋已衰鄭有突忽儀臺之爭而鄭以敵然齊猶倚宋楚猶不得志於鄭南北之勢尚可為也厲公卒文公立僂權臣之過首寄怒於高克以解散其國而唯恐其疆鄭於是乎終春秋之世茶沮贏喪服役於楚而桓武莊厲之業斬矣嗣之以宋襄公之不揣輕舉危國重困於楚而中國遂無宋鄭鄭不足用齊弗復已越國而用孤遠之江黃宋不足用終晉之霸恆奔命以救宋而不給連其後向戌以弭兵自免而弱天下鄭終南靡於楚導之以食許祭則之二國者之輕中國之輕也春秋重閔中國之輕而悲二國之自喪故於鄭則為特書曰鄭棄其師棄其師無鄭矣於宋則特書曰執宋公以伐宋曰執宋公若匹夫然無宋矣無鄭無宋而齊晉之霸難矣周之束終不足以立矣夫乃以知韓安國之功烈於亞夫而非張巡之死守則



李郭之動無由成也有重地者必有重人詎不諗與

春秋世論卷二

傳公

船山遺書

孟子曰霸必有大國故齊之霸肇於襄晉之以始於獻齊得紀而始大桓宣以興晉得虞虢而始大文宣以起食乎近以搖動乎遠射服無覺而甲賦倍霸勢成矣故雖無知之禍莒魯之爭奚齊卓之難惠懷之危而桓位甫定早得志於譚遂文入國未三年而成城濮之功其力沛然也故以德衰而霸責桓文固也責之以國之必大非桓文之罪也固有之矣孟子曰霸必有大國請其無資而不足以興也非譏其并小以得大也武王因文王之成有密崇撫六州以臨商武王其亦德乎故晉文之事春秋有怒詞焉擬諸湯文則德衰遠矣以繼武獻其尚未失正也為周之失圖依晉而處文侯首戴周於東周得賂而殄其嗣晉之視周也猶芥矣武公之詩睥睨王室之寵章爾而故諛諧之沿及獻公內視懿親猶獵者之於原兔霸王之昭川王季之穆苟可自肥弗恤也晉之蔑宗周而思以雄長者豈在楚問九鼎秦通三川之下哉文公承之以拔木塞源而猶王是戴也周無晉禍而食其利文之造周多矣文公而獻武也吾不知其所屈也故晉之強大非文之罪也文猶不失為正也輕重之勢親疏之度不可不審親者適與之狎而見輕疏者新得非望而見重此人情之敬勝非事理之準也親則見輕輕則彼成乎疏疏則見重重則彼報以親故人恆樂其重所疏而不審其本輕有相敵之國於此則勢恆相詭我之所親親於彼彼所重也彼之所親疏於彼彼所輕也故我之所重彼之所輕我之所輕彼之所重唯善用者不輕敵之所重不重敵之所輕重敵之所輕則為敵之所輕輕敵之所重則俾敵得所重中國之與楚爭舍陳蔡而取江黃其終不得志也宜矣略彼我之親疏而觀乎輕重之數陳蔡之重固倍於江黃矧夫江黃者楚之押陳蔡者楚之力爭而未必得者也楚失江黃而得陳蔡如捐食餘之肉而獲命金中國失陳蔡雖得句吳且徒重兵使與楚俱靡而中國猶無能瘳其敵况江黃乎中國輕陳蔡故自齊桓以後陳蔡甘自絕於中國以比附於楚楚挾蔡以臨宋而宋且為之獵於孟諸楚挾陳以臨鄭而鄭且為之哭於遠道逮其後一失蔡而吳遂上逞於郢然則陳蔡之繫於楚也豈不重哉若夫江黃者固非楚之制也楚之制東在吳西在庸蜀而江黃其刀俎之物也陳蔡者抑中國之制也楚合而縱中國分而橫合而縱其



制在臂而江黃當其唇分而橫其制在脊而陳蔡居其會以勢若此而重之以陳蔡者周之姻婭親聞數百里之  
宇戶中國之望則以倍徒江黃固之餘矣楚之於陳蔡也固疏疏則樂得之也甚君臣早作夜思以圖之也專可餌  
則餌可攻則攻陳蔡之君畏其攻而懷其餌是以終陳蔡之世親楚而不與離揆其所自始則齊桓肇霸先侵蔡而  
後伐楚既代楚而又侵陳喜得江黃而棄之如遺於是之二國者去所仇而就所疏若奔嗚呼白頭之親傾蓋之故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人情之無恆也固然孰能酌於理審於度達彼我之情以無驚喜於新狎悔於故者乎則可以  
大有為於天下矣不為情使而後可以用好惡不為物蔽而後可以用取舍介於石也乃與之知幾知幾而天下之  
志通何求而弗得何為而弗成哉

齊之誑於有為者五惠王惑於子帶忌齊之成而為太子援因挾楚以難齊其誑一惠王崩襄王弱宰孔挾故心以  
終始致難於齊間晉以離西諸侯其誑二楚方起漢南禍未中於中國鄭雖見伐受兵淺而不甚楚其誑三鄭既欲  
成於楚陳未受兵論於彊而不慮禍申轅之徒愚而詐持兩端以市國其誑四天下初有霸人挾疑忌其誑五桓公  
受此五誑不能取必勝於楚莫之必勝則僭號之罪雖發莫收然且問昭王之不返責包茅之不貢故桓公心有餘  
而力未贍春秋之所獎也晉之可得志於楚者五襄王失國之餘依晉以復唯晉命之聽而於楚無交一也楚之圍  
宋宋懼必亡而抑無折下之志壹以其國委晉二也曹衛以請明罪許不得已而嚮楚知楚之不可恃而君臣內難  
以願息肩於晉三也得臣剛而無謀不得於主非有屈完柔點之才以悉心力而為楚用四也西得秦東得齊而天  
下新受無霸之禍中楚害者已深晉樂奉晉以敵楚五也藉令桓公乘此五利以加楚而勝可自必則正名僭號之  
罪穢其偽以報命於周有餘矣晉文乃置華夷必正之分舍國賊必討之名如無可挾持而僅以其力與得臣爭勝  
負於原野夫豈其智不足以及此哉重耳之心路人知之矣晉賞以敵南陽降樊原而請陸馬晉一楚也晉一楚而  
以行楚行者責楚之名不已難乎晉之不奉周以臨楚者為有留也晉以周臨楚而人亦可以周臨晉矣故晉之不  
稱王審於時之未可而不為楚之質質馬耳何必以為不可為而弗為哉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置晉  
於不可與有為也臨河之返豈徒越鞅殺士之以乎

莞柳非君子之詩也上帝甚厲無自瘳焉帝之厲不以為恤而相戒以瘳為之君者亦何幸乎然且聖人錄之於唯  
所以達人情而閔周之亡也國之危君之恃莫甚乎妒其所依而誑於所愛晉雖有令主不能以君子之道取必於  
其臣妒其所依而誑於所愛晉則胡不脅之而猶依之邪為莞柳者猶君子乎無自瘳而猶弗脅之其不為操懿裕  
溫以相逼也周之衰也徐先蔑之楚踵而起與並王而睨之代周亦岌岌矣鄭以懿親矢及王肩而猶詭詞以相勞  
莫能問焉之三國者周禍之集而怨之府也齊桓起收徐而下之折鄭而撫之以問不可問之罪於楚乃周之君臣  
以睨一愛之子故覆折合於楚因鄭以敗齊之成齊之不瘳無幾矣至於晉文以納王之小惠取債而求南陽圍其  
邑降其人干大禮而求陸焉城濮之戰自以其力與楚爭雄長而未一問其蔑周之罪則休於其威靡命不聽莊  
彤弓推諸懷而樂與之召之而速至期之而速會若唯恐晉事之不成而以為己辜嗚呼周之倒行逆施於斯而已  
極矣斯唐昭宗之以暉汴基晉而亡者也與亂同道罔不亡周之猶寄位人上幸矣夫故宰孔之間齊崔允之智也  
王子虎之比晉柳環張文蔚之情之功大而輸忠者危疑而見媚惠小而顯相劫者懾服而不敢違奸臣以之外市  
而內用其盡庸主攜宗社而敬聽之其愚也亦可哀矣故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齊桓其能支天之壞以大逞於楚  
乎無自瘳而小成其績猶未失為夫人之情也事昏主友姦相力盡於此矣

國家之禍外攜者淺內問者深外附內者內勢易而即離內者外勢散而終怙亂多詐之國文無信之主而申  
侯傾危之魁也持兩端於齊楚久矣惠王宰孔為叔帶之樹援也召之叛齊而果叛內恃王而外恃楚一再伐而無  
悛志然惠王之崩未幾於洮之盟且微得與於王人之謀以為幸叛齊之志援帶之圖如夢始覺而無餘疑乃若宰  
孔之怙姦也則異是惠王已逝襄王已立叔帶已安於北面而不爭孔之惡願未息也懷毒於襄而移怨於齊蔡印  
之役間晉者酷於間鄭齊於是乎終不得撫西諸侯而襄王失依於晉由此度之藉令齊桓沒而孔未死以當國乘  
鄭之有滑怨王之有狄覺介隗氏居中以濟之甘心於襄襄欲出而不能矣故姦在外者勢炎則輿勢寒則伏姦在  
內者折之而益生鬱之而益烈夫豈孔之惡能劇於鄭哉鄭居外而挾內以逞逞不能逞而退有餘地則革面洗心  
無懼無疑而唯恐不速細人之恆也若肘腋之間偏處而無餘地卻積聞深居乘高難下之勢靈寵熱中而禍患相



迫則雖勢已定名已正事不可為尤必曲用其機械以墮已成之局嗚呼國不幸而有斯臣其不亡焉能幾哉董卓  
已誅而蔡邕歎武豐已革而張說泣推邕說之心憂人情之大喜則其以喜人之大憂者當有憚乎漢不誅邕俾得  
與於僉記之變微獨王允也漢獻之首懸於邕刃矣說不正其辜而卒以撓開元之治位極人臣而毒固未息流及  
其子且戴巨賊以快心於唐之子孫死黨雖國不至於赤族而不止嗚呼君子之敦義能不以成敗易心者鮮矣而  
小人之趨利則頻危殆盡苟可為而猶一擊也其毒亦烈矣夫方從哲之死結鄭氏也逮乎光廟之踐阼福邸螢火  
之餘光已無幾矣襄之推奉非據者已瓦解矣而從哲乃更怙孽孽與女戎身任梁冀之魁以繫羣姦之望曾莫備  
也挾大義以誅之者如孤廷之叩巨鐘曾未如何而從哲則益逞其棄師委地之毒手以大快所報於宗社人民於  
是從哲雖死而死黨傳心溫體仁嗣其虎步馬士英和其鷄音未三十年而從哲誓滅君父之心以大暢所欲為於  
天下矣宰孔之謀蔡邕之怨張說之悲幸而不如從哲者其猶有制也乎故謀國者不可以失制

變雅雅之衰也魯頌頌之濫也變雅有溢毀魯頌有溢譽以為惡惡之不嫌於猶臣子之不嫌於厚則幾矣而不可  
以論世魯頌稱僖公以為魯自是而復興也而魯之衰寔自是而始終春秋之世魯內替於臣外制於霸內替於臣  
唯僖公之溢賞季友而不正叔仲之誅以立教與茲也外制於霸唯僖公之怵憚夫齊而修五年一覲之禮於其友  
邦也內替於臣而魯不可振外制於霸而周亦受其衰故僖魯魯以哀周其德其矣周之興也太公留為師周公留  
為宰伯禽呂伋居外以相夾輔當其成也以道法相成迨其降也以刑勢相制二公互戰其子孫以持王室猶左右  
臂之拱一心也春秋之初齊不戒而有代興之志所難者魯耳嘗百計以盡莊而致之莊雖兩造齊廷而顧皆有託  
未嘗恪執玉帛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僖而不能自備不待齊之廢致而附之若崩也則二公之意斬焉其不復存齊  
以疆而踰其祖之關魯以弱而喪其祖之守之二國者欲為輕重以裂東諸侯之防則周室孤存行無與為擬止與  
無為倚南偏於楚西啞於秦更胡恃馬故魯之屈於齊齊之屈於魯是二國者自潰也之魯屈於齊則幾不存魯一齊  
也楚一齊也占風以依人之守習焉而不知恤矣齊致魯而屈之為天下先則天下咸習於輕魯齊不能保而授之  
楚其究也齊亦何利而徒喪其輔車之魯則僖失而桓亦未為得也當淫威而不瀟待之良久而可弗瀟己桓之沒

齊之失霸去僖之如齊七年而已而魯不能待也前乎此者桓興三十六年而不為屈盡喪矣可為而不為則不敵  
人之為可欲而不欲則不導人之欲桓之威已伸於諸侯姑留一魯以養輔車之望未為誦也而桓弗之思也己不  
足以益疆而祇以弱人所與立者弱而已成乎其可弱齊且授王於晉而况魯乎繇此言之桓之季年智素而慮乖  
僖之中身內靡而外偏東周不可為莫此為至矣僖之不得為賢君也史克溢美以頌之不已僖乎

攻與之勢有遠有近遠近之形疏屬之差長短之度疑信之繇察之則成替之則敗豈非理哉江黃者非齊所宜與  
也早知不與則不如無與故楚人滅黃齊不能救君子不以不救為罪徐者齊所宜與也楚兵加徐齊不可不救故  
春秋重錄其事而尤以不克為病知此則知遠交近攻之術秦人倖成而終以激怒怨於天下以速其亡逆勢故也  
勢者順逆之推順逆者得失之致故無輕言勢勢一理之成馬矣孤斬一理以紕勢則必見江黃之宜與而徐不宜  
與何則徐先楚而僭號者也攻楚而與徐法不均矣乃當齊桓之世周之賊中國之蠹既獨在楚矣獨在楚則必專  
精以攻楚而分攻於近况與於遠移范睢之用秦者以用齊則攻楚之道恃矣彼秦人者幸而六國之至時駭而不  
足謀耳藉其不然豈待胡亥子嬰而後召灞上之師哉夫遠疏而近屬疏者心不相知也屬者情易與共也遠短而  
近長者勢可互相用也短者力不能相為及也且夫與其近攻其遠則近者以為舍我而遠是圖彼之於彼有故  
而不相下非苟相啞也我與之近託肺腑而可無相疑矣與其遠攻其近必遠者如六國之昏駭則幸緩旦夕之死  
而備以為利如猶有人之心也浸潤之勢洞然可見且陽下我而陰陽所攻者為徒深天下之疑而厚其甚毒祇喪  
己威以益敵之援不亡胡待焉故又曰遠近之勢疑信之繇也力所不至姑且下之勢所不能兼因而置之下之乃  
以柔之置之如隔宿之糧固在秦也有心有目者乃益以怨秦而恥其孤媚嗚呼秦之興匹夫碎齒秦之亡天下甘  
心豈不以其遠交之為讓己甚哉齊之知此故釋徐罪而合之賴其近也晉不知此故急吳援而通之貪交遠也卒  
之吳得志於楚而晉遂不競故知晉之與吳不如其與秦也舍秦收兵而晉霸失舍三晉以合秦而齊遂亡恃交於  
孫氏而蜀漢以滅取資於竇建德而王世充以擒通金滅遼助元滅金而宋遂斬遙附於張士誠而陳友諒以殲興  
亡之理豈不以其勢哉范睢之小智齊桓不庸富負江黃而不棄徐也幾知勢已知勢者亦春秋之所亟也不以救



徐為取而以不克救為咎孰謂君子之孤斬一理哉

自彊者無倚能不倚者去自彊不達矣為君之末謀國之不臧未有甚於倚人者也起首君振辱國卒無以彊之則先奪其倚倚之既奪存則無恃亡則必恤而後內治生焉恆有倚以存偷心之所以不息也故魯之終衰唯傷公之偷也傷之初立因齊而存懷齊而不背之可矣得力於齊因其霸而輔之猶之可也駸駸自忘唯齊是視則以齊功為己功齊名為己名齊威為己威於是而齊衰亦且為己衰也齊桓沒宋襄弱天將奪魯所倚以新之而魯倚人之情靡靡淫淫左右望而求所附焉則廉恥裂而魯之為魯末矣威在楚則靡楚唯恐其絕宋之不深威在晉則淫晉唯恐其絕楚之不夙夫亦何知仁義哉終信之世三十三年魯之馳騫三方者如善之因風聞芳而赴花也匹夫行而妾婦心無恤矣嗚呼齊霸衰宋事不成晉且未興十八年以後二十七年以前皆魯息駕而自治之日也失此不為而無可為矣君之以首聞之信公相之以竊位之賊辰私門利無事以自諛高賢處下僚而不用魯於此豈復有生人之氣哉即不嗣以辱浮之文章竊之官童稚之成襄而亦不可為矣終春秋之世垂其頤曳其尾一齊一晉一楚一吳且與邦莠爭而不勝也失之十年而敗之永世悲夫昔君尸之老矣之相蓋之佞人頌之便媚於壽母令妻之側而取他人之功以自張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乞命於楚以徵功於宋誦懲荆之言而不忘賊辰之為竊也久矣孔子惡稱人之惡而屢鉞於賊辰以哀魯也

春秋之始王迹息霸未興乘其乏而首亂者鄭宋魯也陸梁未戢而之三國者君殪於外殺尋於內爭奪且解以鄰於亡僖公中葉齊桓沒晉文未起乘其間而復亂者宋魯衛也故魯微於楚衛微於晉而皆鄰於亡鄭於此時懷其亂心守己以待命故雖有附楚之德而卒免於咎嗚呼天下之福因而福之猶且有戒心焉故西旅底貢而召公恐越裳重譯而周公辨天下之禍因而禍之恬不知戰志以自免宜自割也故梁武受侯景而垂老見囚宋徽召女直而父子為虜有天下而不保其身奚問國哉齊孝得楚而即挾以如魯魯信得楚而即挾以如齊備文得楚而即挾以收魯駕齊兼邢以備晉之三國者如欽狂葉乘應風而大亂於四年之內微晉文起則天下之裂劇矣誠哉春秋之世不可一日而無霸也曹操之言曰使國

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豈盡誣哉夫霸者之所憂而諸侯之害也害之所不至而大害滋起弗獲已而因以害者為利害人之不足與治也則擇害莫如輕故春秋予霸

齊之圖霸不得於魯宋之圖霸不得於曹晉之圖霸不得於衛力爭良久僅然得之乃其後終相仇於無已桓公沒魯遽延楚以難齊晉霸衰衛遽黨叛以加晉宋之日忘於曹者尤無算也維王者之德懷近以致遠維霸者之勢遠合而近離尤與之近悅之其所為而數持其短國雖小力雖弱心固無與為服不若遠者之聞風遙望一歎一震而遽欲前也齊之但西必徑乎魯晉之但東必徑乎衛宋之但北必徑乎曹是且出入煩而悉索不給聲色易加喜怒先受自非王者宅心以恕頌政以簡不可與居而甚之亦其勢已不可與居大國之失也不可與居而甚之雖然亦非小國之得也魯之於齊師屢挫而終屈之於晉君屢辱而猶戴之故二國者亢立於兩大之間而免於亡曹之於宋也甫受其辱而即疾視其敗富他附而終不為下然而亡曹者終宋弱則小之於疆大地與鄰志與不輯又幸彼屈而已伸禍所必澤正此繇矣德無以相尚力不足以相仇國存之道豈有他哉唯藏有餘懷不足而幾矣屈彼以伸己則藏者無餘彼屈而已伸則懷無不足機露於先而驕溢以居其後冀以戰疆大之心而自為固是以毒矢加虎而坐待其狂憤也夫召其所狎施之不載疆大用之以困於弱小弱小用之以覆於疆大故大字小小事大之道非霸者之所得與矣况庸主廢臣之悖悖者乎

正者自正也自正而弗恤人之謫君子道也謫者既自謫矣自謫而恆疑人之謫小人道也齊桓之威管仲之智為申侯轅濤塗之所欺而齊不以損晉文劣一勝楚即如負騎虎不下之勢欲觀天子而懼不敢入其都嗚呼以晉之功在襄王而成績於楚中國戴之輯師改乘執玉以成禮於王廷保其難容而退無有後艱也而徒爾謾疑以召王而成乎不韙是胡為者邪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曹操無以保此故枕圓枕噉治葛力詘於曖昧而以自妨其眠食亦可哀矣夫

霸者之力能動天下而不能齊也齊桓東略未竟而終詘西圖秦穆盡收戎索而師軋東郊楚莊北嚮劣得陳鄭而兵億於宋城之下東收齊宋南台陳蔡西控秦以大會於王都者唯溫之會五霸之起未有威於晉文者也乃踰溫



之明年盟於翟泉而鄭貳又明年師於鄭而秦攜且微如許而終莫之服則晉文之勢如燎原之火形未見而遽以燔矣論哉霸之不足以齊一天下也夫三代之有天下與後世均也齊桓謀之之審晉文與之之勃且入於林中而不如舍也劉項拔於一夫九州遂合女直蒙古起於塞外而中夏翕從夫豈項氏之德加於桓文金元之望重於秦楚哉則孤秦之孤無鄰而弱宋之弱無輔也同人之四曰乘其墮弗克攻五與二而相得五霸之所以不克攻也此之初曰終來有他吉棄其比斯無自他之吉一夫乘之夷狄干之天下不相比而即於亡為秦宋者不亦宜乎秦之圖中國也始於鄭成於韓韓故鄭也任好始之楚與政也終之或興或復或進或退迭用於數百年而中國以珍跡其所為謀兩端而已兩者之謀恆交相為過亦恆交相為功為蹇叔百里之謀者閉關而自強遠交而近攻范雎李斯之所宗也為孟明術丙之謀者遠襲以奪中國之基銳師以撓中國之交甘茂魏冉白起之所勤也斯兩謀者一彼一此迭相屈伸秦兩用之其臣雖互以相傾而其君則交收其利中國因以受敵而不可支矣厚厲以須其出關而攻之彼又方悔而收遠以支近幸其閉關而我姑與守彼又忽為飄風疾雨之深入吾中故蹇叔百里之謀得孟明而益固孟明術丙之功得蹇叔百里而底成甘茂之師得樛里疾而益激魏冉之勳得范雎而保其終嗚呼天否中國而秦乘其閭挫乃以銳離乃以合一與一進一退皆曲中其數會晉不能支楚不能亢趙不能敵齊不能防周乃取唐虞夏商經理之天下甘心而授之傳曰秦之為狄自殷之戰始言秦之思以代周自任好之謀始也殺雖敗天下之勢日在秦人之腹矣

文公

晉之求天下急矣求之急則物固不以時應也臨之二曰咸臨吉無不利感之敬敬臨之切切非承乎吉也不利者固已多矣晉之初起內雖甫富旋樹敵於楚楚師方卻遽開釁於秦兩大相持而內又失之於衛衛怨未艾許又問之魯且一離一合而未富也文公沒嗣君在疚非其吉而不利乘之矣故襄公之承霸以多難者也於是而晉之處此也極難西師方過即東嚮以爭許衛挾加衛之師遽以臨魯而收之故夫襄之求天下視文為尤急焉夫言有似得而不可效道有似適而不可行者與諸葛亮因先主之殂而遽罷兵師其終也此不得之

以緩嗚呼此夫言有似得而不可效道有似適而不可行者與諸葛亮因先主之殂而遽罷兵師其終也此不得之於魏而東已喪之於吳唐承憲宗用兵之好而遽棄河北其終也河北而收不得而大盜起於內是故使夫晉襄者緩許緩魯緩衛養秦患以惠楚楚乃楚業已內亂而不我競矣不釋其所不憂以釋所必憂西屈秦東失衛而晉不可知矣夫衛者攻之則易下置之則工以其內蠹之術外質以敗人恆孝之際齊之所為失霸者衛耳於是知承急以緩自散於一張一弛之中而召其侮也業以急始之亦弗獲已而以急承之幹父之蠹有子考先啓用剛於早而已矣故晉之霸也一以多難霸者也與秦楚相終始而時失魯時先衛時失齊又居肘腋以掣之故外患甫甯而士變憂裕父之蠹豈有幸哉故善承父者莫如晉襄善承君者莫如先軫趙武叔向女齊司馬侯之邪說興而晉遂不競然則操一張一弛之論以謀人國其不傷焉者鮮矣漢元之以自亡而齊秦黃子澄之以亡其君皆是物也

內之弗輯而能得之外者未之前聞顧弗獲已而立威於外以收內則勢逆而事難齊桓之霸外扶楚內扶王然必待之魯衛之既輯前乎此者未敢遽也晉文之霸外扶楚內扶王而衛既終梗魯無固從晉霸之難也內不固也又况夫襄之遭家不造受掣西秦者乎齊之收魯衛也以德晉無可為德而二國離小人之交懷惠者也德所不及惠無加焉舍是則非威其何以邪乃齊之為惠於魯衛非其德也時在可惠而惠之也魯君再弑衛已亡齊乃安之而以為惠晉之初起魯僖衛文承齊之餘威衛既以并邢而敗狄魯之不受兵者三十餘年無所待惠焉而又滋以相亢之勢是晉終不能以惠收魯衛而非威其何以邪然觀於晉襄之為內外緩急之間善用威而不窮威於所欲收乃因以收之勢逆事難而擇術亦已工矣失之於外圖之於內順也失之於內圖之於外逆也失之於內遽之於內則又敗之術也宋襄之於曹滕急內者也急曹滕以緩楚亦若順矣而竟以大喪於楚威殫於內也故務德者急內務威者急外德內則威立於外威外則內待惠而固畏其威也是故魯衛之不合文公合之而終離襄公卒欲合之而固不合襄公之三年春二月大敗秦師於彭衙三月魯君如晉而乞盟六月陳侯為衛執孔達以求成於晉於是而知彭衙之役晉之善用威也威於外而震於內也雖然其為此也亦難矣孤力以爭天下之嚮背也故王者乘道

王船山經史論

春秋世論卷二



伯者乘勢道末斬於商文王所以難而成湯易勢已開於魯衛齊桓所以易而晉襄難道者自天佑之勢者自天開之天之未臻人有事焉雖欲勿難也其將能之乎

齊晉以多難興魯衛以多難衰出乎險之不足以興迨其再傳而愈替矣齊桓之霸中國粗安諸侯得養力以自壯是故衛文瀕亡而季年三百乘魯僖繼亂而公徒十萬迄齊桓之終二國遂以疆大席是勢而不足以有為則亦終無為矣衛文幸齊亂而溢亂滅小姦霸以即於夷成公嗣之孔達相之挽本以爭末而內外之禍其發也疾魯僖附人以自張危於時以自庸去亡危無幾時迄小庸而遽自侈也飾土木侈文物夸歌頌務宴樂臧長贊之文公嗣之偷免於討而弛其內治禍專中於君臣之間而其發也緩之二國者緩急殊禍其毀所以立慮不及遠則均也嗚呼魯文之為君作主慢驕不親迎而不盟會盟不赴始辱於晉終辱於齊實子於危授臣以竊夫豈但其弗克自彊哉傳之乘間暇逞驕樂張不豐之豐鳴非豫之豫貽謀之不臧久矣孺子習所見以怠教者非旦夕矣上無武毅之先訓下有竊位之老姦中材以下欲其奮以有為也不亦難乎孔光李勣蔡京方從哲年不永位不固得於先君者不厚亦不足以亡人之國胡喬木怙先疇以彈壓忠臣之痛哭則辱主入其阱而不知詩云皇甫孔聖職此謂也

當春秋之世橫議遠興橫議者流俗之所執也流俗之識趨時所重以為從違唯其從違以為毀譽而人心蠱大亂作矣舍流俗之毀譽而後可以稽禍原定戎首晉之亂迄於靖公君廢大夫分天子殉之於是而周遂以亡推其始禍則趙盾首亂而陽處父成之處父成乎惡而得以大夫繫其見殺不從陳陀樂盈之例故有疑慮父之非辜者矣而處父者懷惠之小人也冥蹈於趙氏之術中非期成夫亂而亂遂成以志寬之非可於辜貸之也首惡者趙盾成惡者處父之與先克而趙氏強大亂始矣射姑先都士穀箕鄭不幸以即於竄強處父先克首惡而自取滅亡揆其初終邪正定矣乃趙氏之既興晉人翁附以為死黨唯其好惡以為定論定論立於黨人橫議淫於天下雖遊聖人之門以傳春秋者且舍所學而從之置盾於法外委責於射姑以任事將處父以漏言責襄公成之為得敗之為失將曹操賢而孔融姦劉裕忠而長民賊獎大逆以珍孤臣不亦慘與嗚呼自夷之蒐盾伏姦怙黨以覬晉也襄公不能制其命射姑不能安其位先都士穀不能保其身盾乃以無憚之邪心離襄公而廢其冢嗣先狐之動無後於晉

五大夫之要領駢死於衛終且推乃公以快其夙怨射姑之刃不克施於盾而僅及處父悲夫天之不佑晉也錄是而河山以西士依其炎威懷其餌人知有趙不知有姬甫一申討韓厥又從而援立之先狐之助移以與襄君之賊加以忠誠翕然一風莫敢非也而趙之枝葉善晉之根莖斬矣武相而釋楚以專於內竊天下之美名歸焉鞅興而誅逐異己以首亂猶為之名曰清君側之惡內之國人之鄰右稱於廷議於野施於後世言及趙氏而唯恐庇之不足也乃不知周亡於三晉三晉開於趙氏也武也鞅也世濟其奸以嚮天下而帝王封建之天下橫議者驅歸於趙以裂之禍亦列矣哉其後秦滅六國楚齊韓魏之道嗣皆興於漢初而天下無憚趙者名實倒於黨人之口而是非存於印氏之心不可枉已

晉殺陽處父而稱國猶假乎君之遺命也宋殺公孫固公孫鄭公子印晉殺先都士穀箕鄭父而稱人亡乎君之命矣亡乎君之命而可以殺大夫則亦可以賊君故梓白之弑亦稱人者宋之人而固有生君殺君之心矣晉之亂趙盾為之夷泉之弑趙盾坐之同括之戮趙氏當之則猶有法也宋之人殺其大夫無忌焉弑其君無忌焉主名不立刑魁不坐猶置尊於九達而唯人之飲之也故宋自成公之沒遂以靡弱穆襄戴武攬於室以不親於門蓋自是而宋兵之不及於天下者百年為役於大國以自免於亡而已矣春秋諸侯之衰自宋始也宋以大夫相殺而始衰鄭以大夫相殺繼之然後齊晉之大夫相殺以終五霸之天下亂人者先自亂其來舊矣入春秋之始亂天下者宋鄭而二國先敝上下師師戕刻叨怙以為德於以紓亂也不亦難乎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周之初東小國之彊者莫如鄭而鄭先魯衛以亡大國之彊者莫如宋而宋先齊晉以亡君倚臣臣倚民倚其彊勢而教之競競在國人則無君無君則無國無國則不足以有諸侯王者之法窮霸者之威殫而帝王封建之天下莫與立矣禍發於宋鄭而春秋之例變亂成於齊晉而春秋之筆絕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

陽處父之黨趙盾也謂盾也能曰使能國之利也嗚呼盾之能也持文法以改霸政已也亂霸政以餌細人已也誅殺異己以收權焉已也空君側樹私人便其弑逆已也延亂賊固其位以得賂焉已也若夫能以利國者吾未之聞城濮以來楚忌晉而不敢逞息心於中國十五年是齊桓所不能得狼淵之師實首北塗於是而中國之困於楚也



北漸於宋衛東延於魯魯夫文抑楚襄秦其君之不憚力以御抑先狐之宣力者勤矣故先狐者社稷之宗臣秦楚之所懲也先狐斬於內秦楚競於外豈盾之不逮哉盾之心路人知之而况敵國邪故養威以禦侮不患無能臣而患有異心之臣秦檜居中而岳飛返旆扣馬之書生知之劉裕志慕而關中不守赫連勃勃早覺之矣蓋不珍廷不睦世臣殫大將誅君威已窮人心已解乃徒以改法制度矜名責實於小數如此而不為疆敵所窺者凡幾哉黨人進大姦以移國舉成功而一旦棄之其未用也則稱其能其已死也猶獎其忠傳春秋者不察處父韓厥之邪心而以舉能報德之令名歸之議論成於流俗而是非詭於聖人亦未取取趙氏之所以相晉者要初終而察之也文公九年楚椒來聘秦人歸極明年而秦伐晉楚逼宋吉山之問旁午於中國而莫之楚夫然後欲有所為而莫之忘也楚故夷也稱君稱使加以中國之辭以為楚欲主中國而魯受之矣秦初變夷者也畧其君臣從夷狄之例以為魯之受楚於夷矣然則魯將受之邪亦禁之邪受之之害則既益其無忌而禍被晉宋禁之而被挾必受之勢以取必於受後此公子遂欲以抑術而固莫如何也盾之佐霸文之君魯其道已未蓋至是而不足與議受而議禁矣春秋之世秦之交魯僅兩施於文公他未見也荆之交魯齊桓未霸以前晉平失霸之後與越椒之來三而已矣馳騁於友邦而莫之忌盾之不足有為也躡踵於魯而不憂其不受知文之二心於晉而莫自強也芝草瑞也而不生於王者之廷氣正而瑞不得生則災不得至秦楚之信問充於周公之廟魯不以晉為嫌晉亦無能問魯僅保新城之盟而天下之不沈於楚也無幾矣盾不死趙氏不滅晉不能為霸庸庸如魯王秦王楚而徵其福以為榮無不為也亦烏望其有魯連蹈海之心哉承筐之會晉介魯以諸侯謀家卿不與無心於必合而姑試之也又明年齊臣死魯君亟如晉鄭衛亟會之微商臣之死不及此晉之復得諸侯猶竊之也商臣死魯如晉鄭衛亟會之聞商臣之死而遽若失諸侯之歸於晉亦猶竊也以竊竊霸趙盾之為政可知已以竊附霸諸侯之謀國可知已嗣是問楚之難中國之不附楚者將二十年楚固不與爭而內是圖故一出而雄長天下縣陳服鄭幾亡宋而魯納賄焉中國之非楚敵也久矣其得不亡也猶幸矣夫間中國之威衰乍伏而乍起乍離而乍合蠶荆之恆也中國用其道而人理滅矣力固居詘理不居贏顛倒來去

措國於涼之情其不亡也是焉得不為幸乎又况夫乘之不以其道如新城之盟者哉霸者之得諸侯必有所定齊之秘霸也以定宋成霸也以定魯然則友邦之內難霸者之資也晉襄靈商臣熾趙盾無庸而失諸侯新城之盟幸楚亂而竊之也合諸侯於己離既莫之能壹而又重之以謀邪謀邪者非定其亂亂其定也亂其定故邪可以亢晉而况齊哉晉不足以敵楚又西嚮而失秦僅然其無隙者齊耳謀邪之不逞徒以取怨於齊而終為齊誣則南有楚西有秦東有齊介於河山之北以一綫繫中國殆弱纜之維巨舟也而晉危矣晉不能外楚而祇以外齊不能爭邪於齊而更授邪於齊以霸者之義奉少奪長矣耳霸者之力弗克則退矣耳夫於是曹魯之邪亟受齊兵而東嚮請事晉之不得於魯者二十一年宋衛陳鄭亦不適於親晉矣自晉之失諸侯也維繫鄭衛以從者魯耳以邪失齊而授齊以魯衛鄭之維繫絕而宋以孤危自疑晉之不能主齊盟也二十一年藉非斷道之覺齊不能魯而歸之晉則三方臨制瓜裂中原而晉且受維繫於他矣新城斷道之間集弒者七國而定國之權司於齊楚弗克於邪弗克於天下也厥貉之次晉失鄭於楚建於蕭魚而後得鄭者五十五年陽穀之會晉失魯於齊建於斷道而後得魯者二十年鞏之戰晉亦憊矣然後僅勝而得魯伐鄭之師十五舉傾國以與楚戰者再晉亦殆矣然後僅勝而得鄭失之如瓦解之不留得之如牽羊之不進藉終不得魯與鄭則晉莫能以自固而况為諸侯長邪當趙盾之世天下三分而晉最為下無魯則無東諸侯也無鄭則無陳蔡也晉僅保者宋而已矣夫晉之失諸侯也何歸乎歸於弒父之商臣弒君之商人也舉固有之諸侯委之亂賊而不能收晉於是會亂賊之不若矣故天下之所必悔者惡心為上賊行次之賊行者惡已昌也猶履履之屈於豺虎也惡心者內自喪也鼠雖有豺虎之心無能為於白日也趙盾懷擄晉之心而固不敢昌有所護於亂賊而姑為之討一若進爭一若退讓時睚眦周章遊就於名實之間以利用其國君之秘計彼亂賊者顧得恣其無復忌憚之威以獵天下於其手盾之非其敵也久矣盾心一藏其陰鷲而天下趨歸於梟梟始乎履霜終乎元黃之血亦可畏哉鄭即楚晉不能爭而猶姑與之爭魯即齊晉澹然相忘一莫問也豈不欲有魯哉盾之所尤忌而不與爭者弒君之



賊也而商人新就以為是能執者之果足為天下雄矣故即有爭魯之心忌與齊難而姑置之迨乎苗林父繼之魯已早為齊有而晉習忘之固也非齊頃之狂自失魯馬則晉終無望於魯矣盾之置魯也必有辭也以謂諸侯無恆授往而爭不若退而修鄭也邪說倡國人惑乃以日暴靈公之失而自要民與其後司馬侯叔向且祖述之以捐陳蔡况林父之親與授受而傳心者乎唯忌討賊以讓權於賊則賊亦忘其為賊以雄長諸侯而無忌幸哉晉之猶得有宋也公子鮑而有齊楚之心晉其仆矣

庸者秦楚之爭地也秦得庸則躡楚之背楚得庸則窺秦之腹秦得庸則卷商析以臨周楚得庸則通武關以開晉楚方病秦人扶之西為之通巴南為之距戎俾楚獲安足矣得庸不有而授之楚秦之親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親晉故焉耳秦戒晉而楚撓其南則晉掣楚爭晉而秦撓其西則晉疾視楚而不敢爭故秦之謀此甚深也舉庸以通秦楚之徑相為肘臂而屈伸喻可無問其在楚之異在秦也抑秦唯委庸於楚而後楚無忌於秦楚無忌於秦則益東爭陳鄭而棄西畧則西鄙之戍守已墮庸且為甌脫之壤若有若無飽繫於楚而唯秦之取舍矣於是楚之與秦無離心而有合勢無離心晉之所以重累也有合勢則秦楚相并以合自此始矣戎蠻盡山木刊道路通發蹤相及秦之燒夷陵以滅楚者繇是也楚之餘民扣武關以亡秦者繇是也故庸之滅秦楚之大司也而秦人之謀深矣傳謂是滅州者展與胡氏曰不足信也洵然則謂弒庶其者僕亦宜據經以訂其非也且使僕而因國人以弒也得國人矣是楚商臣蔡般有國之資也胡為其以寶玉奔哉豈弒庶其薛弒比主名不立國人豈起為亂而弒之也國人豈起弒之賊無適主無或如州吁商人之思攘其國無或如趙盾崔杼之以擅其政能然則人主之遇弒者猶鮮也無或如子翬華督之欲有所立非大無道如庶其比之得罪於印民弒禍息矣於是而見先王眾建之義精而其利宏矣溪澗之水鱧鮪不潛甌歐之家伯叔不訟利無所競也故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是以曹滕祁紀無今將之臣子而齊晉宋魯攘臂相仍君及在脰而不自保也故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安侯也賈誼最錯不審而但以為天子之利乃以賈諸侯之怨先王之道隱而義以為利公以為私惡望其足以推行於天下哉

春秋世論卷三  
宣公

終宣公之世魯無效於晉而晉亦若忘之晉無治於魯謂有侯馬可也魯不忘於晉以逆得國而猶莫之效則其料晉之必忘而因忘晉也甚矣故當宣之世晉以失霸於山東齊桓之霸魯成之宋襄之霸魯敗之魯亦重矣晉文之霸非魯成之晉襄之霸則固深有所求於魯也深有所求於魯魯亦不輕失魯而後齊張齊張而與晉元則楚且乘齊而以為援是晉盡喪東諸侯以漸授之楚也故魯忘晉而東國離宋乃益孤晉之所與同好惡者孤宋而已矣春秋書晉人宋人伐鄭遼戾寒涼之色形矣宋孤則鄭壓之春秋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土崩瓦解之勢形矣之二形者無霸之徵也晉無魯則宋無宋則固不能以有陳鄭將爭之於汝穎或擊之於濟泗項羽之制於漢也此而已矣迨其後齊失魯而後晉復張乃以有鞏之戰宋魯合而後晉復競乃以有鄆陵之勝詩云擇兮擇兮風其吹女伯兮兮倡予和女莫之和則或吹之何足以與立哉  
不虞之譽或有自來趙氏之得譽於晉盾躬弒而猶曰宣孟之忠彼亦有以致之也盾之得政晉師不出於山南者十三年迨夫楚人銳志北圍鄭以叛應聊整師以出逍遙往復委宋於鄭而不救憤秦怨於崇而不力若進若退未嘗有一矢之遺也夫好逆而惡勞安目前而忘遠慮民之情也晉之初興未得諸侯迨文襄踵起日戮力以勤天下而民亦勞矣盾固知其可市而戢兵以市之故晉失霸而盾得晉質細人以响沫之恩收死士以自衛而重用之於私闕然則晉之人豈唯童心之夷泉是憎武獻文襄咸視為虐我之讎而忘之矣武師其智以建弭兵之策天下之兵弭晉弗弭也晉兵弭於天下趙氏之黨弗弭其兵於晉也休養死士於私門故以逐首范滅智伯沛然一因其力之餘於是蔑周分晉寢處燕頤使韓魏與秦匹立而幾以帝嗚呼盾之智施及後世如是其深也則其視晉霸之失如浮漚之散而不恤又何怪乎夫趙氏市民民爭憤焉然則民固可固而天下亦可以逆邀耶曰趙之市民天理之逆也民之市於趙天理之順也春秋之用兵亟矣而晉尤甚東難齊西難秦北難狄南難楚雖有可戰之民而困於四戰則沑可息肩而樂與之息肩民非懷趙夫亦以自恤也天非將趙姑亦以紓民也治亂之數仍於不得已



而當其尤亂粹無太康之望則姑無問逆順以紆民焉此天之所不與聖人同憂也梁陳塗炭而姑息肩於周隋宋靡金淫而姑息肩於蒙古息肩者終不可息夫然後治以開焉故趙終亡於秦而秦遽亡於漢小逆而大順天豈爽哉嗚呼民之姑息肩也生非固生樂非固樂以賊為忠以異族為心腹惠作餌之毒作隱焉未旋踵而棘生其目終鮮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則莫我顧乃以悟所與者之非不亦悲乎

齊桓起天下諸侯無自相戰者諸侯之復自相戰自大棘始晉委鄭於宋宋無望於晉不得已而與鄭戰晉委鄭於宋宋無忘於晉恃楚而與宋戰晉置諸侯而君臣相圖楚圖中國以乘斃而收利宋鄭不揣貿貿而爭於是而天下之無霸稔矣天下無霸則諸侯貿貿以爭故春秋之義不得已而獎霸霸之誠不可無也乃天下無霸諸侯遂貿貿以爭則春秋諸侯其不足以自立久矣貿貿以爭非徒背道而崇惡也抑舍安而即危也故邢之戰宋鄭之大感也鄭既無晉而猶可有宋宋鄭之輔也盡力以爭於宋獲其車禽其將以為楚效而鄭孤矣鄭孤則存亡之命唯楚之志力是視故日奔走於楚而國卒破牽羊肉袒之辱鄭不失宋無此也宋之戰鄭尤宋之大感也晉不能自宋宋猶足自為國也而為宋外屏者鄭鄭北事晉而宋安鄭南役楚而猶不足為宋禍宋有獲車俘將之大怨於鄭勢成乎不可復合故委鄭之存亡於楚楚乃以無忌於鄭而席捲之鄭破未幾宋以易子食析骸蒙而宋盟焉鄭不破宋無此也天下即無晉宋何不足以自立天下苟無楚鄭將何挾以自逞春秋諸侯貿貿其如斯也失勢而亂得勢而驕力趨於亡未或愒焉其不瀆於盡以歸楚者非霸其何恃焉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明年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自是而晉楚之爭陳鄭者九年而楚終得之蓋趙盾之初非不欲得陳鄭以自張也靈公尸位十有四年未嘗一躬將而親執牛耳盾以內其之情浮沈以遊天下若將茹之若將吐之皆不力也靈公死於其手而後扶所亦置之黑僻以出亟乎鄭旋平陳爭陳者再爭鄭者四兩盟諸侯而介衛以合久不相事之營至是而盾之事中國也亦已難矣嗚呼方其弗勤猶未失也治其勤而後失之人知禍之所自成而不知所自禍則幾令禍首之不章也當盾之志內執而隨其功宜其失也久矣然而且不夫者楚之有越椒猶盾也而盾爭盾

以椒爭椒姑若不忘外事而幸保其大衄以苟養其民而成其志兩俱不力而姑聽宋鄭之自爭也越椒死莊自為政椒也浮沈之局已改於楚而盾故盾也習於浮沈者國人安之鄭國狎之敵未視之區區挾所亦置之君急用其兵求諸侯於久失之餘其將能乎幸哉盾之速亡而林父與受其敗猶知悛也故收功於狄而卻克承之以抑齊而固魯衛之交藉盾不亡晉亦救亡之不給敢望此哉故越椒戮而楚興趙盾不受誅而晉燔武三思未前而中宗再弑張邦昌不伏法而兀朮渡江方從哲以優禮去而遼廣踵陷國是未明人心未滌靜則日削動則遽衄禍之成也非當其禍者之罪久矣荀林父之受敗不足過責

利之所成害之所生相沿相乘未有已也然則非正誼以擇其大而欲窮其委之歸也難矣不善為謀者一端而止善為謀者至於兩端而竭兩端之外遂逆以無窮不可知已晉之爭陳鄭也死爭之陳鄭之郊一端之智也楚西圖鄭故伐陸渾東圖鄭故疆舒蓼乘陸渾以臨鄭馮高而下之勢也卷舒蓼以臨陳拊背以扼膺之勢也且楚伐陳鄭晉之所必爭也疆舒蓼乘陸渾晉之所莫能爭者也其名不逆其義不悖其地不奪之中國而人無爭其勢疏遠而不怵人以其謀隱以迂而不示人以銳卒以此收陳鄭於股掌擊之彼而取之此得之外以制之中知用兩端而術亦工矣嗚呼亦孰知其更有不可知者存乎楚之有吳禍自舒蓼始矣吳越之無事於天下忘天下也忘天下者亦唯天下之忘之也天下忘之彼因忘焉曹丕之所謂囚亮於山囚權於水者亦一術矣楚疆舒蓼以西臨陳而不憶其東之且臨吳也臨吳則勢不可以置吳而必盟吳吳於是不得不率越以受盟於楚盟吳越而後楚有吳越楚有吳越而吳越亦且有以楚兩相有於心而不相忘臣臣之以紓吳忌而教之叛決湍之勢也故盟吳之後十七年而吳禍起且楚亦唯是介吳之習忘天下速起而要之耳使吳之有早覺也率越通晉薄其既老之師於滑汭楚不得有歸遠念吳失之於滑汭而死爭之於巢州來吳之鈍也非楚莊之先料而可保者也錄是言之而楚之伐陸渾臨商雒函澗之戶以逼秦者亦幸秦之老於謀而不遽耳秦之持楚也堅用楚也大故其爭楚也不遽臨其戶而若弗覲焉使秦而先軫也楚亦不得有歸轅矣以陸渾制鄭以舒蓼制陳兩端之智所及也而視晉為工得志於陳鄭而不能有啟秦吳之志以相繼而受敗亡非兩端之智所及也秦姑無競以待其敵楚之不敵秦久矣夫為兩端之



智以搖天下者亦如此矣乎兩端盡於陰陽陰陽窮於變化變而通之存乎其義非小智之所可至是以君子弗尚也  
楚之滅蕭不能不蕭而書曰滅蕭蓋自是而滅也楚之於蕭非有所怨於蕭為偏宋故耳蕭者宋之附庸為宋而斃  
宋不能俟楚師之卻求其後以建之而奄有其地據宋後宋入蕭宋亦憚矣宋憚則不當以滅坐楚乃委滅之實於  
楚而釋宋意者楚之入蕭蓋收其子孫族姓而剪之宋雖欲求其後而不可得與劇哉非我類者之為毒也非有所  
怨而威之可及不惜餘力以殄之殆猶蠅也非欲食人而當之者螫也不能有之不然且剪其子孫族姓以  
無道被其毒者殆猶疫也末之避而閩門以彈也悲夫三代而降三恪之祀不修有天下而以鬼餒矣然漢之亡也  
劉宗威於天下唐之亡也李宗威於天下施及今而猶為甲姓晉之南也司馬之存者瑯琊而已宋之亡也趙氏之  
子孫殆乎盡焉非□□以避之不逢其□者鮮矣故夫□我□者其毒烈其智短其忌深非所據而據之故雄猜而  
果於殺乘俄頃之淫威不知留餘地以處子孫於他日則亦何忌而不快其毒也悲夫

勢之所積必有所循其始常輕其後常重輕而得之者無心之獲也無心之獲歆動為易易於歆動而心恆注之則  
重積矣重以積重而委所重以從其本且其末益茂勢之積也固然也滅舒夢而楚有事於東夷猶楚志也滅蕭  
而楚有事於淮泗非楚志也滅蕭者姑以偏宋且未能有而授之宋矣乃其後終楚之世卒不能得寸壤於宋而但  
得之蕭以東始之加兵於蕭者偶然耳入蕭地得蕭人山川之險易民俗之堅脆地利之豐肥日浸潤於楚君臣之  
賢腸無容自己而不已焉自是以滅徐自是以滅魯皆循此矣夫半旅君臣亦宜重任蕭而期其後之  
然哉率然而加之兵歟然而滅其國臣民子孫已浮動其心於淮泗而莫之抑所必然也徐滅而鄆郢與淮泗之勢  
均魯滅而淮泗之勢重於鄆郢移重於淮泗則委鄆郢以從淮泗是故丹陽不保而保壽春枝益茂本遂什矣趙委  
常山以窺代而趙終於代吳據荊州以窺建業而吳終於建業善委者猶待之百年而揚廣歆平陳之利早棄故國  
以忘於江都夫無心之獲乍利其腴以寄命其亡也如枯木之春禁津液奔注於此以速絕金人之飯燔於汝富夫  
豈復有餘種哉  
量固有所窮勢固有所折智者知此而已矣知此不亂知此而善待之不止楚莊之起窺三川問周鼎疆舒夢盟吳

越入陳下鄭勝晉滅蕭不知其且何極也傾師於宋城之下弗獲已而以平退於是而楚莊之量窮且匪真壯也楚  
自能通以來繼感者六世沿漢東被愛蜀臨陳鄭舉東夷啟申息實淮汝滅國者數十未嘗閱數年而無獲於中國  
尤不知其且何極也自傾師於宋城之下受平以退於是而楚之勢以折蓋自魯宣之末年徹春秋之終以嬰齊傾  
國之威下魯衛而不能固以度狡悍之力舉陳蔡而不能有楚非昔楚不得已而姑弭兵以自全矣醫者之言曰待  
其衰而刺之良然已疾固有必衰徒無利之者也驚於其勢怖於其衰畏其災災從之沒世勇夫所以無堅勇志士  
所以無堅志小人所以趨授之亡君子所以終喪其守不思其反馬耳不思其反是不思岷之婦人所為自悼於  
歧路也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也貞正也乃非謂不正而說隨也所用幹者與蠱相當以正相取之道也不可貞以正相取  
之道也馬耳父之蠱蠱外成母之蠱蠱內生外成者內未傷內生者外必潰故母之蠱蠱其矣其而正取亡之道也  
晉靈之世趙盾專心內賊而捐楚不競內蠱也捐楚而楚養其勢因是以北爭而無所懲無所懲則楚益壯視其無  
懲而安之則晉益老故縣陳入鄭滅蕭圍宋圍不可嚮通內蠱之潰於外烈矣趙盾死荀林父因之正取以與楚爭  
而師大敗於是而林父知貞之窮也舍楚事秋而幹之道得矣故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舍甲而求之先後  
更新之治也楚之於晉也遠狄之於晉也遠狄之於晉也緩楚之於晉也急櫛雨之役紓狄以併力於楚舍通圖遠  
正取則激也潞甲之滅置急謀緩旁取則裕也無狄患而後得志於齊先甲三日之效也故夫幹內蠱而不以貞  
者豈忘貞哉唯勿忘貞而後可不貞也亦將忘貞而後得以貞也故夫林父之於此功正當矣靖狄禍抑齊惡而卒  
以得之於鄆陵也乃林父之於此道正得矣所惡於楚者以其變□而□尤□我□也□我□者不入我□殄之非  
不仁乘之非不義名以正功以裕救積敗之勢於不迫大亨以正而天下治又胡不貞之有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二代之季東遷之前民之視聽猶與天相為用與天為用者用夫理而已故  
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何以知天之才民莫耶耶則惟民之自求莫耶耶民自求莫諸侯圍為之  
求也諸侯求之民以莫矣民之所莫諸侯不得而不求也然則諸侯之視聽因民之視聽因天亂未幾而莫及之



天莫之也嗚呼連春秋之季而民之視聽榮矣視聽榮矣無適求則欲莫而不得夫民固欲莫而無可求無可求而固欲莫則必矣求而不審無可求者天所不得不榮也不審其所求者民之榮也故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憲以妄說民之莫也無日矣無王而不得不戴霜天之難也戴霜而不適所戴民之憲憲也榮以憲憲視聽無恆捷捷翩翩以徘徊於一日之榮枯而為驚背其將以求其莫與適以求其所敵者而已魯之主齊自宣之暴也而不自宣之暴始文公之季年為陽穀之盟而唯恐不去齊矣魯之背齊自宣沒而行父之執國也而不自宣公沒始宣公之季年為斷道之盟而唯恐不去齊矣當其欲得之其大夫脅其愛女而不以為懲當其欲去之其君母一笑其使而遂不與之戴天是豈齊患之可以得魯而頃之必於失與魯之唯恐不得齊唯恐不去晉也迫其唯恐不去齊唯恐不得晉也晉不競於楚而魯去之也若驚衛欲合之而卒不得晉大獲於秋而魯欲得之也若驚取怨於去而不恤不競於楚非必能為魯害也大獲於秋未見其為魯利也耳目榮於災寒而必為之怵合齊而屈於齊齊齊而挫於齊土田割愛女辱君臣疲於道路游歲受兵頻年失地虛國以爭民於鋒刃而士女殫於荆楚無他一應其視聽之榮者而已天雖有起莫能必其存也而後天下榮成乎大亂而不可息二代之季東遷之前豈有此哉國君焚而霸無權外乃大侵小民焚而君無制臣乃大竊天之視聽違矣民不得而與為用矣自是以降榮於仕則背公而各死其黨榮於學則背道而各專其師榮於性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奉□□盜賊以為君矣天之聰明僅留於一二君子之視聽而民無與焉為君子者猶莫之保則人道其喪矣夫

成公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兵知兵之所繇勝必先知兵之所繇出所繇出者斯民生死之大故也三代之制以兵為農流及其衰以農為兵夫農者幾盡乎人之類固可益者也益之不已而又益之是盡取其民而戰之矣戰國之戰也斬敵者至數十萬前古所未有而亦後世所幸無此數十萬者孰使之糜肝腦於一旦哉兵農合一之說戰之也三代之制以兵為農是猶其兵也歲時之所講練財使之知兵而固不求其精有其事而使即戎也奉詞以如所伐之國成之而已或不得已而至於戰以□□戰□□以諸侯戰諸侯且解甲而夕修好故甚息乎兵之彊而偶成乎度

劉則以兵為劉楮之敵也友邦固為仇怨相乘以其所知而不得不增兵以自振若魯之懼齊而甲作是已然追奔有禮禽殺有道猶是以□□戰□□而無取其疆迄於七國之爭糜爛以逞而所用者猶此釋耒操戈之毗則一蹶不振而數十萬之肝腦盡於一日無他人固不能自戰而乘乎勝負之機鼓衰將死欲自免而力不能也矧後世之既不然而矣封建比郡縣設郡固不與郡爭縣固不與縣競無已而親繕尺一之封訟於當已耳□□不相為戰所戰者一矣守令不相為戰所戰者盜矣□之與盜追奔伐晉無制禽殺我者無餘是不容以操戈釋耒之農人當之審矣於是乎農幸脫於兵而以可繼之粟易不可再得之軀命若夫兵之出也因其地因其財因其習慕之以其情閱之以其技非奪其耒而強授之戈者比也農得生兵得用判然不可合而一也久矣嗚呼以郡縣天下之無道也幸而農之不兵也農而兵人狎於戰而盜滿天下矣以後世盜之橫行亢王師而殺長吏□之內訌欲相代以□□幸而兵之不即農也兵而農人狎於戰而盜滿天下矣康之一旦矣夫農之不可兵猶士之不可賈也泥於古者之欲兵其農猶許衡之欲賈其士也農其兵以治封建之天下可矣兵其農春秋諸侯之所以重困民而流為戰國之糜爛猶夫士其賈而授輸粟田塞下者爵級以救一時之貧弱可矣賈其士而廉恥喪大倫數許衡之所以率斯人於□□之中以為儒也繇斯言之使府兵之不革唐亡久矣安所收朔方靈武之功哉天之生斯人也有獨者焉有同者焉聖人治其獨以相濟而順於大同愚者汨其獨以苟同之而終底於交喪今且執農人而問之樂以粟養兵乎抑樂家出兵而免粟耶情所不堪氣所不勝日死其氓而趨以國陷獨何為哉儒者治經以經世尚勿取生人之軀命以姑試其說聞

農其兵殆乎其無兵也乃天下且遂以有不力之農今之屯田參民田之一而率以鹵莽不治收不及民田之半是且屈地力而磽确之矣夫兵之不可使農也既廢兵因廢農而農之不可使兵也則既廢農又必廢兵可乎故兵其農則天下殆乎無農而固無兵也雖然農其兵以納兵於本土其賈以登賈於文進道也故三代以之治漢以之小康兵其農以壞農而陷之賈其士以抑士而汨之退道也故非昏主庸帥與夫以苟且為儒者末之用也君子上達故進天下以尊生尚德之士小人下達故退天下於辱賤死亡之中進退之權厚薄之情治亂存亡之幾唯其人而



已矣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知孟津大會之眾以無可卻而未之卻十人以往非武王之所恃也非所恃而莫之恃武之師所以為於鏖與倍公之詩曰公車千乘識者以知其車之非車也又曰公徒三萬識者以知其徒之非徒也使其車足以車而徒足以徒胡為奔命於齊楚與晉而莫能自主邪千乘之車為車正者千為車右者千士之可將者二十人矣魯之提封儉於五百里而二十人以為將將可知已若夫徒之三萬驅其耕夫以充之固無不得而卒之為卒亦可知已魯無實而張之季孫行父緣之以為軍政印出甲而增其乘四卿並將而增其軍張於閭者虛於廷張於伍者虛於野張於一舉者虛於再用楚一要之而空其士女以賂捐其愛弟以質矣夫魯之為國也固文有餘而實不足也文有餘於禮而實不足諸侯之禮禮者猶貌修焉文有餘於兵而實不足實固不足而文亦非果有餘也楚嬰齊空國以起而藐然孤矣唯然故嬰齊亦無愈於魯也僅得之於蜀之盟而宋魯衛曹已從晉而加鄭傳者曰眾之不可已也其以言兵猶嬰兒之畏震懼其聲焉耳矣

有事於天下以道力取者因漸漬之勢以強力取者乘一往之功夫前乘一往之功而其後之得失向背固不可問抑其所固不問也一往之功以天下試天下者不容再試之物也試而乘其款則得矣乘其款而得之時無人焉遂終得之時有人焉終不足以得而其試也亦得矣故夫口之欲得天下而使天下向也恆用此以興楚之欲有事於天下久矣未嘗敢執中國之盟也齊之盟也因齊王之會也因宋大合山東北關西之諸侯主壇坫於四望之墟則自蜀始能通欲之而不敢謀旅叔救謀之而固不得審嬰齊之不敏一旦而大得於宋下夫然故旋踵而諸侯瓦解以即晉猶故也當蜀之會晉罷而歸魯衛內虛而端齊初創而未懲感於其眾而疑可以得志此天下危疑之竅也嬰齊厚用其一往以乘之而得矣志於一往之外無餘算也乘天下於一往天下之猶可以再合非其所慮計也嗚呼有能知楚之意與力一往之不敵而力盡則意盡者夫何憂哉書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一往之謂也故曰時有人焉終不足以得士變印克之猶足有為也而况其上焉者乎故以貌取而震矜之晉亦孤矣新怨於齊而齊為之導東擊而西應者秦而秦與之倍所與親者宋魯衛而晉已屈服奔走服從之已夙昔

曹報薛鄭而莫不為之靡而實不足恤也一往之力天下炫於一往已事而知其不繼宋魯衛所以旋加鄭兵而不忌也名援齊而非有撫齊之實已事而知其不可與依齊所以旋授玉於晉也張其向晉之勢以動秦而終無以難秦已事而知其不可與為秦所以遽舍之而北恃狄也嬰齊不揣乃復屢率孤軍以與晉角則始之炎災終之焚焚而撲滅之有餘矣審之目所繇集矢於郢陵也是以道力敵者兩不相迫而忘者敗項籍忘漢以東而漢急之與亡判矣以強力爭者彼用一往則此可相待而迫者敗祿山老於長安而朔方徐起以驅之利鈍決矣一往者愚人之所警靡人之所淫也小人所激刺虛也愚人之所警謀士持之以養其智靡人之所淫志士違之以守其貞君子所以得輿也故曰時有人焉終不足以得之而弗能守守之而弗能延亦莫足愾哉

商周之際危行之都也之二仲雖是已之二子者抱大貞以志乎所難志操均也觀其流風之所延正變之所肇始不得而並論箕子之世明夷者也仲雖非明夷者也秦伯已成乎遜王季以無嫌而撫周仲雖之志順以行無夷之者矣乃箕子之被髮而囚也為紂設馬耳為紂而被髮以囚無欲已甚於紂也紂已戕比于而更授之殺其於紂為已甚矣故箕子無欲已甚於人身辱而志於正明夷之五有黃中之德也仲雖之必斷髮文身以混於蠻也可以無夷者也可以無夷而必自傷已甚於已矣無已甚於人不屈於己已甚於己必傷於人故仲雖者孤翔其志蹈冥以求晦明夷之上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仲雖當之矣雖之避季而以全愛其志皎然登天之明也毀身而化於蠻其用冥然入地之晦也以登天之明成乎入地之晦可以無傷而必傷其明仲雖之志荒矣故箕子艱而貞者也仲雖明而晦者也迨周之既有天下矣箕子不受封於中國而之朝鮮乃以化朝鮮於禮義迄於今垂三千載而猶烈貞於其艱艱而不易其貞箕子之所為敘倫遠矣仲雖之於吳去之未十世而駭辰狂獮鳥獸行而魚鱉居一入於地塵封壤局不見白日者數百年君子之流風豈若是哉孔子曰我則異於是以其不足以為貞也異乎箕子之稱仁矣春秋之惡吳甚於惡楚以其不足以有明也異乎居九夷之不嫌陋矣天有經地有義人有紀孤翔其志入於冥而以冥人人受其傷焉故夫仲雖之於君子其道未也的然而日亡者也

鄭成公立之初年楚嬰齊師以加鄭其明年嬰齊之師再至蓋自是以迄乎蕭魚二十四年楚之兵鄭者五晉之







秦所與偕以霸者也下楚以求大逞於秦晉於是乎而失之三秦之得罪於天下唯當楚也秦之舍中國以嚮楚晉激之也是法之所公戮楚首而秦從矣且晉之託國也秦與密邇可以共功而櫻之也則害亦切楚遠矣與其交吳且不如其交楚况夫與其交楚固不如其交秦也交其遠攻其近害中於肘腋而威損於遐方晉於是乎而失之四通吳以制楚吳不能制楚而兵先及鄭他日吳之能制楚而又奪祭於晉且以奪晉衛而破齊晉固未嘗能用吳也下楚以逞於秦楚終以為我以擯秦且乘其有秦之釁而亟伐鄭以奪鄭於晉晉尤未嘗能用楚也兩授其腹心於非所據竟無尺寸之功而反喪焉晉於是乎而失之五夫晉之果欲服齊也則無如其固魯衛也宰之戰所以克有先效矣晉之果欲制楚也則無如其舍吳以全齊也抑無如其捐秦怨以自固於河也城濮之戰所以勝有先效矣晉之果欲無秦禍也則無如其伸威於楚也他日楚屈於蕭魚晉伐秦而秦不敢報其明微矣晉唯晉焉以成乎五失於是而吳楚之迹交於中國而終失秦以自困於河故夫晉景樂書之汲汲以謀也誠不如其勿謀也詩云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芸芸馬取天下之合離與齊謀之抑與吳謀之又且與楚謀之是非所謂道謀者與周之東也封建之國殘割十九冀割於晉雍割於秦荆揚徐割於吳楚幽燕北隅殆割於燕梁限於南殆割於巴蜀冠帶之君守其國土以鬻鬻先王之侯服者豫究青三州之壤耳是皆商紂之僅有以亡者也若夫文王之所懷柔則裂為六七大國而侯度已絕豫州之境陳蔡鄭許楚日踐之而鞠為戰墨國之延者僅也青兗之國未食於齊者幾猶足以自立逮夫巫臣通吳而莒魯鄭始為吳楚晉之爭地矣故莒之不戒也其言曰孰以我為虞誠不虞其或虞之也乃楚知吳晉之所自通縣師遠擊以絕其交午之道莒為衝矣惡得而不受兵國弱而粹受兵於不虞惡得而不潰莒潰於齊魯鄭之問魯鄭及鄭惡得而不危魯莒鄭危而齊楚之狡以啟疆惡得而不相爭以乘之於是而青兗之國不亡盡而不止嗚呼青兗之士於晉不相及也於楚不相及也晉不於是而爭楚楚不於是而爭晉不為爭衝猶小國也召一吳而開楚以北導齊以西則東盡海濱而無甯宇其敵者必有所歸歸則如奔隄之水而不可抑北盡滄海南垂百粵皆齊楚之所制矣天下惡得而不亡七國又惡得而不一於秦也天下之將改必有禍人者故之於所不慮夫巫臣之為禍人久矣一隅不能小虞禍其極夫

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然則幸者恆與小人遇而故違君子與非然也物因於理事因於勢因則必窮窮不遽亡天之道也故曰窮則變變則通夫畫其生而致之生畫其死而致之死造物者其為是拘拘者乎是故物極於滅勢往於衰則恆有變以應之其變也恆乘其紛糾發於不測而若以相濟君子小人固咸有此矣乃君子則夷然而置之小人則泰然而用之置之若失之而固無失也用之以希利而利或報也此君子小人用幸不用幸之別也晉厲之世晉方感意以折楚楚亦編欲以折晉鄆陵之戰楚果折而晉伸矣乃前乎鄆陵也宋則有魚石之事晉悼之世楚聚力以爭鄭鄭委楚以亢晉晉屢興無功宋衛魯日受鄭師焉乃問乎虎宇之成鄭則有天將挫楚而先授之復振之資與於是而楚人用之遂以益鄭鄭而固其交互以爭衡而晉且為之避西宮之難視華魚之爭均已晉因之以臨鄭可無鄭矣侯晉在晉堵尉司氏在宋而晉人勿用焉疑夫晉之智不逮楚而非也楚可用魚石晉不可用鄭盜也是故卻子華而鄭服楚元咺而衛叛用幸以凶不用幸以吉受天之變無甯受天之窮君子之道也反其道則凶矣間於微舒以入陳間於蔡般以滅蔡小人之用幸也利而不知不用幸也之益利愈天之變不受天之窮小人之道也馴致其道亦利矣莫之致而或致紛紛於此而渙散於彼命之無恆聽之焉耳矣其恆遠其利無投其間自有其可為而不賴君子不謂命也行法而已矣若夫乘君子之器用小人之智然而不敗者什不得一嗚呼梁武亡於侯景宋徽破於藥師其明鑒已無資而興天興之也有資而興人自興也古之帝王及其元侯肇邦國立人紀其勢一屈一伸介乎其伸苟有為者皆有造以興後先相藉而天無能開粹起之功秦滅諸侯廢人紀人不能以自興故漢以降粹興者君天下於崇朝以息天下而莫之數百年晉天功矣周以上之所未有也商之興契相土也周之興稷及三后也湯武非無藉而王也微獨王然霸亦有之霸非粹起而合天下也齊桓之霸僖襄開之西平宋鄭東收紀而桓資焉晉文之霸武獻開之並屈魏剪虞虢而文資焉逮乎晉之且失霸矣景克齊於鞏而復振厲大敗楚於鄆陵而遂張悼公資之以興晉收諸侯而以勤鄭故微鄆陵之勝晉不能以屢挫之餘勞將不恤死河山之表而諸侯不貳楚人不乘其亦明矣晉之將大有事於楚也合齊以自翼威秦以自堅陽子楚好



以緩其毒東樹吳援以掣其後而後君不恤勞將不恤死以成乎必弗受敗之勢嗚呼其亦勤矣推悼之功而沒厲之勞是賞獲者之獲而惡耕者之播也王之興以德德之報延及後世而身亦佑焉故大王王季文王功各集而安榮不替霸之興以功功必與過互用而天參用予奪身受其敵後人乃得資焉故諸兇州蒲及身而弑危諸之裔死亡相踵身受其敵而人復抑之乃使桓文暨悼尸掘起之名非平情之論矣霸之必有藉也猶無恃天下故曰霸者王之委也人紀亂而天始為功其流逾下乃有旦破一敵而夕居天位若陳霸先劉知遠之區區者天且用其不可知者屈天下而位非大賢矣暴秦紀人紀以同於禽之自王可勝誅哉

君子之相攻兩傷者也小人之相攻偏激者也君子相異以志相競以氣志固不欲盈氣固不相避無固勝之心以不恤其敗兩傷矣小人相圖以謀相壓以力謀之以密禍可為福力有盈虛不勝者勝者之資也激成其尊安之勢不可拔矣故小人者恆利於小人之見攻也君子攻小人不克小人之威振矣猶未得乎名也小人攻小人不克而後小人之名亦順夫小人而既得乎名矣雖有君子無可為異而姑順焉况時無君子者乎季氏之彊於魯也當宣公之時未能固也宣公老歸父始攻之而季氏以固逮成公之世行父猶飾忠以市也穆姜亂僑如繼攻之而季氏以昌迨宿之身名可無飾人可無市安坐以收魯如其素矣夫始攻季者逆臣之子也以順討逆而季乃有名繼攻季者宮中之幸臣也奉社稷以討幸臣而季名益振凡所驅逐以伐異而府權皆挾公忠以將之非季之能有夫公忠也逆子幸臣委公忠迹之以授之也名亦得威亦立此質質以致之彼深謀而持之賢如嬰齊不容已於聽命盈魯之廷豈復有難季者哉紹瓚之逆操之資也劉毅之狂裕之資也林甫之敗露國忠之資也訓注之傾危奄豎之資也樂盈叛而晉分智瑤狂而晉滅禍之所亟勢之所趨無尤小人者小人不騁桓元粹起而疾亡無激之者也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者君以代天而用其嚮也欽云者操之謂也數云者制之謂也君之所貴貴矣故曰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淫於其朋相比以為德君之所貴者賤之而君若寄寄之大也淫者不可以為德者也故小人能倡狂於下而不能持也此以為德而忘其淫則持之固矣武王之矢紂也曰官人以世官人以世猶不如以世官人者之逆天也况夫據世以自官欽福於下抑俊民而賤君之所貴者哉春秋之世列國之卿

所為進退者數族而已族自相用君無欲焉無數焉非其族而君錫之貴則為之名曰嬖曰私嗚呼非其族族以自禍初無問其才否而被以嬖私之名晉厲因之而弑燕欽以之而奔據淫以為德而皇極傾人自為紂亦何紂之多也反激其道而孤秦之勢成矣史冊以來天下篡弑之積前莫感於春秋之季後莫感於司馬劉蕭之相代也亂同流逆同源無他福欽於下而已矣春秋之季淫如仲教恨如魚石汰如樂慶亂如慶封禍之未發無有謂不宜乎卿者也非夫數族者則舉而名之曰嬖雖仲尼之聖周豐之賢鮑焦之廉少連之孝苟一旦而立乎卿位未有不以為嬖人也故人主日聽嚮於下以一散而莫欽乃至死生操於彊族而命無可寄晉之南渡亦猶是已琅邪之王陽夏之謝江東之顧陸后族之度何弱不勝冠管智不辨救麥已標清流之目而莫能替而人主之所嚮用雖勤幹濟立功名非有江充之邪董賢之嬖也則必名之曰寒人列之於佞幸大姦移國天子赤族而之數姓有恆貴也夫逆行者固其逆德是以各持之數百年而不解乃逆乎德以亂天之敘則逮其敗而禍亦酷矣春秋之敝七國承之魏冉田文趙勝魏無忌之策漸奪於客卿迄乎秦而誅夷連徒以瀆盡皆是族也其興於漢者皆向嬖人之裔也六代之敝北人效之唐氏承之隴西太原清河范陽之勢漸移於進士在魏而爾朱河陰之幾在唐而朱温白馬之沈皆是族也其顯於宋者皆是寒人之後也惟陰隲下民損有餘益不足豈有頗哉論世者猶以春秋之嬖人為嬖人六代之恩倖為恩倖抑孤忠誣道賢失之多矣

世臣之與權臣也有辨世臣國所與立者也權臣以其宗彊者也世臣亡而後權臣專權臣挾世臣之以以要君國乃以移故不可不辨也晉之興先孤胥卻所與興者也文資孤卻以得志於楚襄資先胥以得志於秦晉之所為世臣者此四族馬耳趙衰刀筆之勞也樂枝魏犢鷹犬之任也韓范中行無能者無者也趙以其文法之智竊國而先孤滅胥氏替樂首韓范以其因緣之勞竊國而卻氏死於謀胥氏滅於亂先孤滅而靈穀胥卻滅而厲亡厲亡而晉燬矣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亦今日否亦今日其勢孤其情哀其詞忿孰謂悼之能中興也嗚呼趙盾樂書之姦亦烈矣哉哉其君攘其政罪不施焉足矣而當世推宣孟之忠後人思武子之德說春秋者亦憫而譽之世臣絕風俗壞國是廢公論移獻不足則史不足微夫子所為歎也



春秋世論卷四

襄公

道愈降智愈始用以為智者遂成乎道於是而有非道之道雖聖天起不能廢之矣夏商之甲兵無周之步伐也步伐之智未生雖非聖人可弗用已其智已生雖聖人不能廢已周之用兵遠乎春秋之尸未有用險者也勝則進敗則退伐則抵其城下侵則薄其邊鄙齊桓晉文之威楚旅秦任好之校威此焉耳矣越國以爭險據險以扼天下蓋自楚之用魚石據彭城始也於是而彭城之為中國要會乃以顯於天下而施及今漢楚之滎陽曹劉之發駱魏吳之西乃用虎牢制鄭而待楚於是而虎牢之為中國要會亦以顯於天下而施及今漢楚之滎陽曹劉之發駱魏吳之西塗其壤者以巨萬計嗚呼山之岨水之交南北東西之會未嘗用之可爭之形固在也地不以是而門人人相忘於地而亦有以保一旦以姦人之智測其然而樂用之利之所違害之所即得或以勝而失則必敗雖有至仁大義之攻守弗能舍之矣攻者乘之守者憑之其進也無窮其退也不土其爭也忘死以固獲之自是而三代用兵之制不能復行於天下亂人之智孰為開之俾至此極也意者其亦天乎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言乎非道之道已成而無能廢之也

彭城下魚石得楚鄭之師然且接迹於宋而不釋楚其有固獲之覬與鄭之惰忿不以失意而懲也鄭自公子喜之役逮乎蕭魚之會亟受晉兵而師凡十加於宋鄭殆不恤以其國與宋俱靡乎春秋之始天下首以力相擊者宋鄭也徹乎春秋之終岳雖邱之相殘而未已首天下以爭而不懲其後未有如二國之酷也齊桓起宋始傾國以從齊鄭乃不能得志於宋鄭不得於齊無以難宋乃傾國以奉楚而宋亦不得志於鄭齊之失霸宋獨用以修怨於鄭而宋為鄭陷以濱於亡晉之興宋又傾國以從晉晉稍衰而鄭乘之圍其都奪其險奉叛人以偏之無遺力也故宋之傾國以奉齊晉鄭之傾國以奉楚舉無他相難而已矣之二國者居中原之腹四戰之區覺始於疆場之彼此舉天下以為之爭而南北為之裂不已甚乎宋之為宋不以鄭為興廢也鄭固不能興廢乎宋也鄭之為鄭存亡不繫之



宋也鄭存亡之憂在楚而宋固無能如鄭何宋不自圖其興廢傾國以附人而與鄭爭宋之愚也楚當天下以卷鄭於懷鄭為之先驅以向宋鄭之狂也雖然宋之愚義未殺也齊晉之霸義所得依也故國數傷而不亡鄭之狂義所不得依而資虎以自噬也故禍連於宋而不知國之且移楚以天下爭宋宋勢得矣天下集宋而爭宋傷矣以天下而加鄭鄭殆矣傾國於楚楚固不可恃鄭之所繇亡矣得勢而傷不如其無得勢也傷而固得勢焉則亦因之以不亡激天下以自殆足以亡矣不亡於所激而力盡於所恃亡不可瘳也東周之侯國宅中以維天下者宋鄭焉耳愚者傷狂者毒亡於是乎維絕不理南北分裂以漸成乎七國之勢甚哉宋鄭之為天下禍也與宋俱北者魯衛而魯衛親以比於晉與鄭俱南者陳蔡而陳蔡親以比於楚魯衛之比也正而重以相親故不為天下咎而後天下以亡陳蔡之比也非正而猶相親也故天下哀其亡而民不殘上不能效正於魯衛下不欲自戕於陳蔡與宋俱競而曲於宋殘其民以殘天下其唯鄭乎故春秋繼秦而狄鄭鄭不與宋爭天下其猶可無裂也

楚之用秦未見其能用秦也晉之用吳未見其能用吳也非所能用而固欲用之祇以自屈而顧授之用然且迷以自信曰吾能用彼也驕色逞心眩目日趨於燬而禍發以莫禦故莫愚夫不能用而自以為用也秦之與晉爭疆弱於河不關楚也吳之與楚爭衰王於江不關晉也晉不弱秦不疆楚不衰吳且亡楚即不通秦秦不緣不通楚而釋晉即不通吳吳不緣不通晉而下楚吳秦不為晉楚之弗通而釋其爭則亦不為晉楚之交爭而深其怨人各有心強其似而執之以與同心其相為輕笑也久矣吳惟不恃晉故可以勝楚秦惟不恃楚故可以敵晉知此則恃吳之不足以制楚恃秦之不足以制晉也復何疑哉吳不恃晉秦不恃楚晉楚與交而姑聽者惟不恃而無妨其姑聽也故秦甯與白狄伐晉而必不楚借吳自以其力加楚而恒不與晉相應是故晉楚之用吳秦歸於無能用也而庸主駐臣以望風依影之心假借以逃不能之咎晉見吳之拒楚則曰為我拒也楚見秦之侵晉則曰為我侵也吳秦目笑而晉楚神愉嗚呼愚之不廖重可閔者而趙宋樂以為師女直自吞遼而曰為我吞也蒙古自并金而曰為我并也君受質於朝臣受書於廷而宋亡矣晉之僅能免禍於吳也晉之用吳淺也故吳害僅加於齊魯而小試於黃池楚之用秦也深矣夫是以楚之終蓋於秦也向之會士句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後中國無吳迹者八十年其猶先醒者與

三代而下數之以無知之憤而相激以成乎亂其害積矣太上義也其次功也其次執利以遠害也似義而非義不足為功而競之以為功本末有害而違利以成害卒然爭之因而激之舉天下之力以敵之於此嗚呼事已論定相求於百世之下而不得其所操之心以愚自戕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楚始起而病鄭為窺中國計鄭為之戶也於是而中國爭保鄭以奪楚威而臨之鄭有霸則北嚮以導伐楚之師無霸則下楚以緩旦夕之禍如是焉耳矣至於晉悼之世楚且無意於中國矣晉亦無意於治楚矣晉楚之爭將息而鄭且無危亡之憂矣乃楚無并鄭之心而但欲鄭之已從為之敵師於晉以爭鄭楚之所為爾者吾不得而知也蓋楚亦不自知其何以爭而事也楚不知所以爭而爭其愚灼然晉之智足以及此抑將真之於不爭而於晉何損如其欲與楚爭乃無毫毛之加於楚而但得鄭之從也於晉何益楚不知其何以爭而事晉但見楚之爭而亦爭如犬之相吠以聲也則晉亦不知其何以爭而事也楚求以王而非服鄭之即王晉求以霸而非服鄭之即霸夫晉楚交相鼓於愚而更有愚焉者鄭不知晉楚之何以爭我但見夫爭我者之急遂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樂為爭地無所知而為晉侵蔡以挑楚無所知而為楚伐宋侵魯衛以激晉無所知而致楚以致晉曲用其術以敵天下而勢隘其人民策士爭於廷盟會侵伐馳於外百相給也百相媚也嗚呼時過事已而駢舍之所訟不解其何心狂風盪而水為之波夫何為者邪楚即橫必謀所以王則利害當審但動鄭而不復有遠心於是乎盡喪其所以楚晉欲霸必謀所以折楚三年之內牽率天下以疲劫僅得百軒之一屈陳飯不問宋禍不恤楚師一出遂巡引避之不遑晉之霸於是而成乎滿盂鐘鳴之霸以不復與若夫鄭大不圖王小不圖霸無亦存亡之是恤乃以無知者之重己也而即見重攬天下之樞錫生死以握之瀆於亡而不悟嗚呼夫孰能拊心自反以求端於所自起者乎夫孰能拊事要終以求得失於局勢之所定者乎四夫之忿婦寺之名童子之情訟魁之智舉子展子皮子產之慧晉楚之狡十二國之眾無一人焉悟其非而舍之師將倦勤原野蕭瑟天下乃以分崩而鄭且浸淫以亡餘智之所流七國師之而生民死者八九矣將無天之不吊與而晉悼苗偃之禍亦烈矣



天下相維之紐有維之於可知者有維之於不可知者王業衰而諸侯叛可知者也王業衰而異端起不可知者也  
霸業衰而四遠競可知者也霸業衰而盜賊昌不可知者也晉悼公之嗣霸無能為於楚而僅爭之鄭無能為於鄭  
而自疲其師霸無足以霸而中國無霸於是而盜起焉鄭殺三卿衛殺黎陳殺夏區夫乃至蔡殺君魯竊宗魯莫知  
所致而自致焉八十年之中盜盡起於朝市而郊野可知已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王不足以王則織士盜道霸不足以霸則細人盜兵豈不驗與霸者王之緒也天下無王而霸攝焉天下無  
霸則雖有王而王無緒矣故詩曰四國有王師伯勞之尤重乎霸也自漢以下天下固無王矣王孤王於上而諸無  
因累之繫於是乎盛則盜賊衰則盜張數千里之間天下無百年而無盜也亦眉銅馬綠林黑山黃中于毒之戕漢  
王實高翟朱徐三劉之亡隋仇甫王仙芝黃巢之滅唐方臘曹成季全時青之殘宋徐倪韓李方關之殄元關八革  
操起於二十年之中而為天下裂乃至國勢猶張人心未解而亦凡之所所殞衣之所按與夫二徵孫盧王倫李順  
黃蕭養鄧茂七劉李鄔趙之流身膏鈇鉞而不恤而俠累來歎武元衡死於盜刺而莫知所坐嗚呼王孤王而不王  
霸無人而四國渙小有才之匹夫搖筆舌以取富貴且隸踐更而夕長百城則君子一無異於小人而小人皆可以  
為君子小人之為君子召伐者也小人之可以為君子奪焉而得者也序之無級貴之無漸譬之無居中之紹介一  
人而外其能相必於貴賤之塗高居深闕其以維天下之散也不亦難乎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維邦君周之盛也以周召周之衰也以齊晉齊晉不為天下霸則三代之紐絕欲以一人之法弭天下之盜秦隋  
優矣而盜萃焉其故亦可已

天下有已亂之日非亂之始自己也亂之已也有已亂之人非始欲已亂者也諸侯之倦於役唯役於晉以爭鄭也  
會於蕭魚晉罷鄭師而天下之兵罷晉之役天下以爭鄭於楚唯恃吳也鄭之不適從晉以勤天下唯楚其中目之  
責未償也會於蕭魚之明年吳子乘死又明年楚子審死晉無恃以競楚鄭無繫以去晉亂姑已矣且姑已者元晉  
悼之心也悼固不欲多得於楚故不與楚爭而僅爭陳鄭且昔者陳鄭之亡北嚮也非晉求之楚自失之晉弋獲之  
焉耳陳鄭無因而忽北授晉以必爭之勢然悼終不為致力於楚而薄保陳鄭保陳不得一旦捐之矣姑無已而爭

之於鄭期期其師屢出而僅收一會聊藉手以告罷於諸侯晉悼之憚爭而欲速已也亟矣唯然而天下之亂愈無  
已也蕭魚之明年諸侯罷爭鄭之役而晉魯之兵遽起豈犯魯而晉固不直也於是晉偕邾以東嚮而齊靈爭霸  
之兵又興嗚呼吳楚燔鄭志哉南北之爭解亂將已矣而終不已者直非已亂之人也不競於楚劉棄於陳薄收於  
鄭悼固欲已亂矣而終不能已者亂固不可欲已而已矣率勤天下而棄陳如道鄭窺之矣率勤天下而畏楚如虎  
齊窺之矣率勤天下而薄收於鄭以育師女子終也邾莒窺之矣鄭窺之故老晉以夫威於諸侯而後服齊窺之故  
以楚為視挾邾莒以逼魯而不忘邾莒窺之故以鄭為視始大犯之而固可薄謝之禍倡於莒魯極於齊晉弗獲一  
日之甯姑亦南嚮親楚以裂天下而聽之自為爭矣悼之已亂不如其弗已也吳乘楚審之不終卒有休息之幾而  
晉霸之夫齊楚之競中國之瓦解方自茲始焉則亂之姑已尤不如其無已也故曰病加於小愈雪盛於微暄天人  
之恒數也凡其所以已之者皆其所以亂之也方開亂而望其已不亦難乎君已偷權臣已偏人心已離雖有賢者  
無能為治叔躬國僑晏嬰不足以善之而與之胥流也蓋有繇矣

晉恃吳以制楚吳無效於楚而嬰齊貞之師再加於吳楚恃秦以亢晉晉師歲出秦無能擊逮乎楚已失鄭而後  
鮑武之兵薄加於晉齊恃楚以干晉而凌魯門雖門楚兩郭而後公子午以偏師嘗鄭而無功故誠有為者勿恃人  
誠有為者勿恃於人誠有為者勿畏人之有恃恃人者於人見恃自疏而以輕犯人所恃者未動而已先毀恃於人  
者本無相恃之心而姑應之姑應之不得已而薄酬之恃者敗而所恃者喪威以召怨恃人與恃於人者兩俱召敗  
而無功則畏人之有恃者其亦愚矣勿畏人之有恃則專於所攻專於所攻則不多其怨所恃者乃以可前可卻疑  
以自保而坐成乎弱故楚之兩伐吳也猶非能無畏也墨齊以之遇魯而死宜殺之以見禽也晉不急秦而秦不敢  
渡河以窺晉者將百年晉之圍齊不急楚而終春秋之世齊不敢復挾楚以臨晉勿畏焉耳故誠有為者之所畏唯  
無恃者也戰而不恃與守而不恃援救而不恃其內之夾攻富民而不恃歲振飢而不恃糴治姦而不恃刑忠而不  
恃同官之比德孝而不恃妻子之分勞學於道而不恃先師之陳說志之壹氣昌之焉氣之充志行之焉天禁其忱  
人助其順物避其勇君子之所畏者唯此夫







於文德之名以使用其誠而息肩於弱既假其名則必將飾之於事以終之若其屑細已甚而徒勞無益者弗惜矣故易曰東鄰殺豕貢于邱園邱園之貢惡能無吝於天下哉向戌弭天下之兵以為名趙武以其邪心利用之夫戎之為名者奚以名也崇文德繼武功天下之美號也戎始以繼武而假於崇文武不容不假於崇文以資其繼武是故展親睦鄰救患分災霸者之文德也而武假之杞國無警無端而代之城合十一國之眾無可展之親待睦之鄰而姑用之杞宋不戒火張皇而震悼之合十二國之眾無可救之患可分之災而姑用之宋趙武於此持文德以為奇貨求人而鬻之天下不受不獲已強杞宋以小讎焉薄以終弭兵之局爾已飾於下而實其趾徒勞於動而實其須設人之為誠也顏無怙怙而且鳴其豫乃以移天下之風俗日趨於樞靡嗚呼其不可勝誅也已其向戌倡之趙武成之司馬侯叔向固之韓起承之晏嬰子太叔公孫枝之流翕然習之懷惠以居而禮樂文章家鳴而戶說施及後世田駢慎到惠施公孫龍之屬極提仁義以偷一日人師而道喪極矣故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子曰斗筭之人謂向戌趙武之流也志盡於鼠竊而用飾於壺聚矣足算哉斗筭之才執天下之柄虛文張邪說日起故趙武得政以還古今大變之會非但一時之盛衰也

昭公

船山遺書

哲人之愚愚而以為哲要歸於咎之徒得失相反而相尋兩端而已矣窮年百變一彼一此於兩端之中力盡能索交逢其咎達者視之會不足與辨其是非亦惡與更其覆軌哉智能出於兩端者謂之通識力能舍兩端以有建者謂之大武嗚呼趙兵棄亦一端取亦一端非棄則取取不可則棄也合亦一端離亦一端當其未合則求合合而厭則求離也孰有能未取勿取取不可而勿棄者乎孰有能離勿求合無益而不親離之利者乎孰有能於棄取離合之外自為政而不見物者乎有之詎不可謂通識而大武矣乎晉之爭楚也未得吳唯恐不得吳乃得吳而未利矣而棄吳之謀進晉離於楚而求合於吳合於吳而抑見楚之可合也而離吳即楚之謀進厲悼平昭之四世相尋於此兩端而晉散矣通吳之外有制楚之道得不繫乎通吳失亦不但繫乎通吳通吳以制楚則楚必不可制此三者必然之理而晉不知其不知制楚之不繫乎通吳通吳之不可以制楚者無他唯不知道吳之外有制楚之道也舍其制楚之道一唯通吳之恃吳不可恃而厭吳忘吳唯恐棄吳之不速速欲棄吳乃至不憚下楚而授以攻吳之便簡則反則盡改其初抑必然之勢也故宋之會楚所以欲成晉好而輟宋鄭之攻者唯吳故而晉亦同之申之會楚遂帥東諸侯而大逞於吳夫楚欲合晉而晉樂從之楚請諸侯而晉不惜實已知楚志之在吳而聽之無他唯其通吳不效而樂棄吳也緣楚而通吳則恃吳棄吳以委楚則聽楚數十年之間一棄一取一合一離捷於反掌舍此兩者晉無謀焉唐宋之季黨人互勝之局和戰遞興之策均役制產議禮言兵之反覆有一不如斯者乎君子日爭於廷小人力棄於野而國隨以仆嗚呼其猶瘧者之一寒一昃而無與為之汁也通吳而不足以制楚則何如弗通棄吳而不能以懲吳則何如無棄且吳不足以制楚楚不足以制吳疲於奔命而無能為庸害猶不速也浸使通吳而吳遂并楚則以楚益吳是楚難仍在而益之吳也何也吳得楚而楚為吳資也浸使棄吳而楚遂得吳則以吳益楚是吳難猶在而益之楚也何也楚得吳而吳為楚資也吳西有楚楚申息以向鄭許楚東有吳併淮徐而臨魯宋奉其半天下之勢以嚮晉晉之不速敵也能幾何也此之不察乃為之說曰以□攻□□□之利也或從史之



或假借之類倒於一離一合唯吾所欲棄而欲取兩端兼用亟與登達鬼神且謫其不祥而況於人哉又況乎懷讓以乘我於離合而棄取乎我之狡哉其謀愈秘其變愈捷其見制於人也愈困哲人之愚亦職維疾而何有於愚人之哲邪以道處己而不靡以正治而禁其自戕利不訥害不懼王者以安內制外此物此志也天下之胥溺而知然者豈秦漢以降日淪如出一軌悲夫

天下之大衷有二而刑殺無辜者不與焉君子無以待小人而死從中於細民大國無能拒強暴而滅亡中於小國此二者禍發於不測勢窮於不能避求免而益趨於害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誠哀之也頓胡沈之僅有其國微乎微矣楚啟申息并群舒服陳蔡圍三國於嚙未下咽耳之三國者故不得不為之從從乎楚而猶足以國則唯其身不繫天下之爭楚無責也會於申而與於好戰於難文而與於兵從於召陵而繫於合離之數於是其國敵其師燭其君死趣不能自立以亡悲夫果誰俾之而亡不可救邪三國之從於會申非敢自列於冠裳也三國者南即楚久矣而楚不攜之以周旋三國可無與於天下而楚亦姑安之一旦起而與於盟會征伐吳偏之也國居淮汝之交東偏於吳而吳通於上國戶牖寄焉吳曰踐踏其疆域以西嚮而三國慶矣慶於吳則必求紓於楚依於楚則不得不從楚以爭吳而國以敵師以燭君以死從楚以爭吳國敵師燭君死而楚不恤抑弗獲已而請命於晉請命於晉而晉無能也於是而三國遂亡故晉之通吳也無能為陳鄭助而徒導之以加於三國授三國於吳而三國以役於楚三國逃吳以見敵於楚則終莫能自立而國併焉晉人啟之吳人啟之楚人用之彼惡知天下離合之情倚伏之勢哉禍在自手姑俾之而脫已解矣乃溯其所自始晉未通吳天下無三國之迹非三國之好事以取亡審已晉不期而致之亡楚安坐而收其國當是時也智不及謀勇不給爭欲自己而不聽其已悲夫握粟出卜而神莫能告之矣而後知晉人通吳之害如此其酷也歐羣小國以入楚而陳蔡莫能自立棄陳蔡以委楚而宋鄭莫能自固徒勞無功棄吳以門之楚而齊魯受其傷惟懼之外原野之紛絕人社稷停殺人君臣血流淮汝者幾百年而彭城以南盡蘊於楚斯不亦天下之至慘者乎見其微知其著曠二百年而頓胡沈遽有諸侯之事悼其亡之不久矣文質者人情之化也人情遷新而不自已故時質則動於文時文則動於質小人動君子因之君子動小人資之動

於情之遷新而不自已者非可相救者也故質勝不可救以文文勝不可救以質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動以勝勝則不可以相救矣文動而勝趨於名名者損實者也其時君子之患名以喪實而小人猶憚于名以制其亂盜之情質動而勝趨於利利者賊義者也於時君子之患利以晉義而小人資之則苟可以利而無不用矣故曰質勝文則野野者上下之無分名義之不立者也春秋之始天下崇質而尚利尚利以爭天下之情不利焉故一化而文莊僖之世文之勝也桓文之霸管仲邵毅之為政恢恢乎張大其國而天下翕然以動其在於魯益其軍崇其賦侈其禮樂而其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且將唯恐其國之不為大國也故雖臧辰行父仲遂之挾盜心猶拘繫於公室之名而不敢毀襄昭之際霸者之政極於文而後質天下之情又弗利焉一化而質晉悼不振繼以趙武列國之卿晏嬰向戌國僑崇墨緇儒以儉相尚邢邱之書始損其禮悼公之沒遂損其軍弭兵以為仁弭兵以為義將以質而救文之流也而天下衰陵節悖之習汨於利而不恥其在於魯毀三軍於內爭小國之賦於外殺其禮樂親於蠻夷苟簡自便唯惠是懷而執政之臣資之以替公室而培其家君逐政移公然無憚以極乎逆則利之與名之圯求為辰遂行父而不可得矣故曰君子動小人資之苟可利而無不用不忘於名而亂盜之心無制也故曰名損於有餘利生於不足以不足之心行不足之政上下不分名義不立質勝之害豈不尤烈於文哉故曰文勝不可救以質惡夫人情之激動也晏嬰國僑向戌之諛言以成乎趙武意如之姦志而極乎商鞅呂不韋李斯之野心操天下而市駟之質勝之禍尤烈於文概可觀矣彼云以質救文者誠所謂小人儒也

文質人情之化也化故變而互勝情之化故當其伸必有所詘當其詘必有所伸情之所固有雖受賄而不能汨也春秋之季諸侯之卿執國政者求勝於質以府利損其軍實降其秩位抑其志氣替其等威霸矣其霸強失其強大失其大秉禮之國失其禮苟以自利而皆所不恤務華之情鬱屈而旁出於是而文辭勝焉故晏嬰國僑叔肝女齊辯於廷老聃楊朱列禦寇子華辯於野夫人不自已文不庸以化成天下而以禦人於口給故夫子屢惡佞人惡其文勝者非所勝也等人道於馬牛而祇勝口說天下之大文乃以日削質之象曰東帛多受質於邱國傷處士之空言而吝於禮也文侈於詞也易文徵於事也難難易之際君子小人之所自別可不辨與







盜也其盜也唯其無道也如有道也則不足以盜也盜不得有道固不可以盜者也  
 楚顯乘齊桓之沒力競齊宋而許從之商臣乘晉襄之沒力劫宋鄭而蔡從之晉靈以降中國會盟無蔡許之迹則  
 其於楚也始以畏而終以愛矣愛者移情者也情移則性遷性遷則教成於上教成於上則習成於下蔡許之臣子  
 唯君父之教以為習而君已情楚情性楚性教楚教無所不楚矣楚之不楚而不可得矣故春秋以來暴行作篡弑  
 仍然未有世子而大逆者也先王之教留於不孝者之心漬而猶有坊也楚商臣弑其君顯於是而蔡股弑其君固  
 許止弑其君買魯衛齊晉宋鄭曹邾非無逆子而弗忍嗚呼非我者不我我者豈特其政之虐我哉言語衣冠始  
 化者也嗜好性情繼化者也禽獸獸噬嚙嚙之恤終化者也有其始者必有其終是以君子甚懼之襄公楚其宮而  
 幸死哀公越其言而幸亡故王猛之罪百楊雄而許衡之慮千楊墨也

道之維世一彼一此為之維者勢所趨趨之而崎重之勢又成唐虞官天下無事乎立國之勢而咎亦免矣商周之  
 興一彼一此之間善敗趨焉其所善者即其所敗者也宋守殷道以立國先罰而後賞有特權而無委柄迨乎春秋  
 之世德已衰矣然春秋列國權委於下恒咸乎不披其治也偷也其亂也有出君而無覆宗之大夫也大夫之或覆  
 其宗大夫汰復以自覆而非君也而宋不然宋不能無亂亂亦稍輕於他國司馬印湯意諸魚氏華向辰地代強之  
 弄兵以逞陳鮑趙范孫實季孟之未質世子分國都挾吳楚以尋兵尤他疆臣之不得為顧其狂起狂滅或謀或逐  
 苟為亂未有能免者也其不免也又君之躬與竟而勝之以伸國刑也故宋有特權而無委柄殷先王之以其道維  
 國勢於百世可知已晉衛齊魯之衰非大夫而師莫舉宋兵所加君必親焉大夫帥師以專征者槩不多見迨乎春  
 秋之終未易也兵猶操於上則威不集於下弱者伏強者僅相亢而終誅於名與法其網維久矣德雖降道雖衰殷  
 先王之人紀微子之淫威莫之或替所謂為之維者勢所趨也維然而崎重之勢抑成乎孤立而弗與為拯故夏嘗  
 亡矣少康興這桀三百載而後亡國嘗亡矣乎主遷迄祿五百年而後亡殷之中葉其君失御其國播遷而國未嘗  
 中斷乃當紂之世乍傾而終不可復衛之贏也後六國以滅魯之弱也亡未幾而六國從之宋王偃方力爭夫天下拓  
 地千里大敗三疆國之兵而一旦驟滅其所善者即其所敗為天下師者即為天下資處幸盜賊縱橫之天下以立

國尤不樂乎其為宋也

太上治時其次先時其次因時最下亟違乎時亟違乎時亡之疾矣治時者時然而弗然消息乎已以匡時者也先  
 時者時將然而導之先時之所宗者也因時者時然而不得不然從乎時以自免而亦免矣亟違時者時未為得而  
 我更加失焉或託之美名以自文適自損也魯自僖公以來天下賴霸以安霸者猶知有名者也魯乃以名自保故  
 勤於學校宗廟之云為頌聲作典物修天下乃以名予魯而保之以為名天下保之故齊魯保之齊魯保之故吳楚  
 亦弗得而不保之吳楚效齊魯晉魯效名也至於昭公之世而時變矣晉獻名之適虧其魯去其霸而不恤楚抑厥  
 爭霸之不足為名棄上國而無所求斷髮文身之句吳且進而睥睨乎中夏嗚呼強國變而霸魯無能保而保名猶  
 可以自保霸復變而強國魯即無能強而自保之術不恃乎名審矣天下求之於名因天下之求以自結非能治時  
 者也天下不求之於名魯始驚天下之不我求而改圖非先時者也然而魯卒不亡者其諸從時以自免者與昭公  
 之闔三家之恃晉抑之吳窺之齊構之倉卒莫能相難至於八年無君國維虛立而莫之敢窺三子者之力猶足以  
 及此抑可不謂無功於魯矣陳將滅而蒐蔡既滅而蒐齊師加於晉而三蒐三子之務此至勤也既莫能以道治天  
 下之裂抑不能早計天下之變而圖之未兆霸不足恃吳不可主乃以退軍講實自完而不示陋於敵三子之猶足  
 及此抑不可謂無功於魯矣浸猶不然君臧辰之智因行父之術安其危矜其位以處瓦解之天下邾莒且乘墮而  
 攻之况吳楚之狡焉者乎趙宋之銷燦於杭閩用此術也故為君治時者閱散之以事文王王臣也導君先時以為  
 天下宗者管仲之以相桓公霸臣也舍此而疆臣之自私於疆自疆而猶之疆國也故國無疆臣其國不亂國有疆  
 臣其國不亡亂可治亡不可復有孔子相魯賞季氏逐君之罪而因之以治聖人之所予奪悻悻拘文之士固不測  
 也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斯其為孟子之知聖人與

子曰吾志在春秋志之固即此以行之非上用其時之天子下用其時之諸侯將誰行哉往古之聖人不可作將來  
 之王者不可期無可與為而虛願以志幾於狂者也聖人之不狂久哉子曰吾其為東周志用周也曰魯一變至於  
 道志用魯也是知志云者因魯固周以行春秋之法也考之聖人強仕之年周與魯之散散極已矣周之王魯之立



國者惟禮焉耳劉單尹召甘毛各挾君以分周高歡字文泰之前茅也季氏逐昭公魯八年而無君后羿王莽之已事也父子君臣兄弟之倫亡禮精喪而人道拂立國之維傾待以治者喪其資斧故春秋自言王室之亂而詳昭公之故仲尼之為旅人決於此矣而奚以志焉或將曰聖人無待者也得聖人而為之周不必有王魯不必有君化自行也審然令聖人當劉項之世周已無餘秦無可討而曰吾欲為周處七雄之季魯且曰暮見并於楚而曰魯可一變以至於道是猶僂者之說也月糜骨白而猶生之也故為己甚之言者非仲尼之徒抑而已甚毀譽之所之所謂枉聖人不以此加天下學於聖人者以之加聖人不已逆乎此無容疑觀於春秋之所紀而得之矣人之病瘵也歷五臟傳百脈而真藏之脈不見胃氣行焉拙醫之所甚驚工醫之所亟救也亟救者救之已亟而病去救之弗亟而胃氣脫真藏之脈孤行斃無日矣故曰聖人愛日尤愛此生死存亡決於一日之時也魯昭定之際其諸生死存亡之一日與故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幸周之未嘗一歲無君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幸魯之未嘗淡旬無君也是胃氣存而真藏之脈不孤行也故曰吾其為東周乎望敬王也曰魯一變望定公也敬王以討賊而踐阼定公以先君遺命而嗣國之二君者授受不經而權固正抑能破亂而鎮撫之其猶愈於漢平唐昭遠矣晉志不在霸而猶以不勤王為恥固無高歡奉朝之邪心子朝奔楚而劉單緩追逸之抑不若鄭莊之必克段而肅釋之必戕紀與營也故莫幸於猛之速燼而句立也亂人亡撥亂者之所懲以興矣意如之於君有不並立之勢宜無憚也已齊受其賄猶且為昭公而取郭晉受其賄猶且導意如以逆君意如很於廢其嗣子而昭公未死殯未歸且不敢效元咺之立武孫甯之立剽也故春秋於周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有王也明有王故子朝之立尹氏當刑而王室之大夫免矣於魯書曰公在乾侯明有君也明有君故定公立授受清而季氏之惡不延矣是故昭公之季年王室亂公孫於齊周禮圯魯道淪春秋可以終而弗之終也子曰吾志在春秋定哀之春秋尤聖人之志所待以行者與敬王入於成周十年而劉子大合諸侯於臯鼫周班講高定公立五年而意如死公親將以侵鄭三桓之子孫微焉故曰猶夫胃氣存而真藏之脈不孤行也霸統散大夫弱周之紀綱故存而可張敬王日衰哀公不道天下無可為而春秋絕筆於獲麟雖聖人無可寄其志矣吾哀之歎其存獲麟之際與

竊權不如竊禮之志也竊禮不如竊道之酷也因道而制禮禮以效道因禮以定權權以效禮竊曰益工等而上之以漸乎精於是道竊而禮不足立權固歸之不待竊矣王至之亂會於黃父趙鞅尸之也勤王者列國之侯度三代之精意君臣之達道也於是乎大大東道以事天子而禮誦於道諸侯不足以有矣故曰陸益尊廉益遠堂益高疏賤者求自致於道而不得則退而敦禮敦禮以效於道而道乃貞今大夫進而以王事為道王之與大夫授受之間矣故田和魏斯韓度趙籍可以進王廷而受侯命禮不立道自己則且與天子並王而無嫌授受之間一彼一此去其陞夷其廉階迤邐以嚮於堂勢不可止矣大夫若諸侯陪臣大夫賤忘其賤有事於貴不肯忘其不肯有事於賢方將曰天下渾同於道而道無禁人匹夫可為萬國之君夷狄可為□□之師矣擇哉嗚呼君子之所與天下幹者道也道者天下之大共而必有所疑故仁人可以享帝非享帝以為仁也孝子可以享親非享親以為孝也君子為能謀道非謀道以為君子也為元之言者鍊形服氣不足以害教竊吾敦良守中之道而元始篡為釋之言者觀空出纏不足以戕倫竊吾明心知性之道而釋始指小人之無忌憚也非竊道而謀之無以成其愚君子之於道死生以之而惡容弗矜邪

天下之治也有漸而亂也無餘亂無餘可以與矣而猶未遽興也未遽興則將流而復甚無他天道虧盈而人心樂動盈而動一旦戢之難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進退消長之際天無心而不與聖人同憂而聖人之憂迫天下之患長矣入春秋之初楚始禍於南國絞隨羅鄧申息於是而亡繼之以晉踵禍於西耿霍魏冀虞虢於是而亡宋鄭魯衛中處而爭號檜許邢宿邾各為其近者所斲或亡或徙繼之以齊圖雄於東紀譚陽遂於是而滅楚乃北爭宋鄭東并江黃漸食羣舒西被厲嬰魯乃踰山而東歐南陽以偏三川繼之以秦并梁為魏滑入都盡川西戎而爭晉於河天下之僅安者緣海一隅之地而已繼之以吳晉逼之楚激之窺淮石食巢州來滅徐通江淮而淫於沂泗瀕海之地越復繼之亟與吳爭一前一卻君滅兵燿一日而死於原野者以萬為率嗚呼居於春秋之末而天下之亂周矣故曰亂無餘也亂無餘者亂之訖也亂訖可以興矣故春秋之後越卒平吳割江而謝中國楚無吳難晉無秦患陳蔡鄭許奄奄以盡而不勤攻取周室封建之規模十易八九而天下之爭心亦稍厭矣故曰無餘者可以興



也故敬王之世魯定猶撫其國夷禍將熾霸氣已終仲尼之所欲為三代之可使而四逆乎威烈王之初垂百年而皆可有為之時也亂抵乎海陬而亂可終治革於成周而王者可作聖人趨時以立功莫趨於此矣而無如天下之不與聖人同情也人物之數已豐而乍替之未反其已晉人心之動已變而初懲之未迫於求安雖聖人弗能乘之以起而況於末流之臣主乎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矣已夫甚憂夫春秋之末造而悼天之不與已同憂也

定公

晉之不勝楚屢矣首止之師汝上之次厲公避之繁陽之沒救陳之舉悼公不能較尤甚者邲之戰六軍皆覆而尸為陵矣諸侯以卻楚之功而戴晉晉不能為功於楚而諸侯莫戴乃晉之不勝楚者屢諸侯未改其西嚮之心至於召陵之侵雖曰無功猶未償也畢馳名天下散其夫人之故不歸之荀寅之贖貨而不得雖曰未盡然也荀寅者止諸侯之深入者也藉微荀寅十八國不固之師宿賓頓頓而進諸侯之不為楚燭晉之不為楚禽也餘幾哉乃其從容成會於召陵而始縮也幸夫晉人之適與囊瓦適也是役也晉無固義宋魯齊衛無固從陳蔡鄭許頓頓其南嚮而無固交囊瓦而有中人之智勇也偏師以叩其壇站諸小國以素憚之情狸鳴氣竄大國失據以遷延而眾悉得矣齊桓之用江黃也用以不用而管仲憂魯悼之勤鄭也棄陳不治以紆楚之怨惡有互南北晉東西取楚百年以還所得之諸侯僅用其一朝之忿而相揖以入勅放之吻者哉微荀寅吾不知其所終也晉人之心先寒而荀寅之求乃讎逮乎寒心而始遂巡焉晉之不推幸矣曹操之戰韓遂也聞敵益集則益喜符堅之犯淮也氏羌鮮卑之畢至而謝安徐能桓冲之軍實建德之援王世充也唐太宗使之合而後兼取之知勝負者審此而已矣救江之役陽處父以孤軍直抵方城而息公子朱不敢躡踵春秋者猶責其不能大舉也儒者之言兵如里巫之辭也增其鉦鼓而已矣

封建之末夷君子重愛其國封建之必夷君子重愛其民故孟子羞桓文而曰春秋之事也賤霸者賤其過用夫民也以霸者之事為事者存霸以存諸侯之國也霸之始起必滅國以為資齊之於紀譚陽遂晉之於耿魏虞虢是已霸之已成則首禁滅以為功桓文之後列國之不相滅久矣江黃六蓼變荊蕭温之滅夷滅之也霸者之所爭也晉之滅潞甲陸渾滅夷也滅夷以存諸侯也無所滅以為政禁相滅以為教則雖怙疆者且將忘其徒貪而思戢殺楚兩縣陳殘蕭蔡而不敢國有沈與齊盟之列者斗霸之不霸也而滅禁裂則自召陵之會始也始裂禁者抑非狡焉之心固獲之力也屢不終日之蔡而首禍於沈鄭繼之陳繼之沈許頓頓相續以滅而天下無自保之國晉啟其禁以授蔡蔡啟其禁以授楚三代之良法精意不可復存而後知霸者之事誠春秋之事也無可保之國而後君子思保其民矣民可保無望國也漢之所以建諸侯而不終也國可保不斤於民也先王所為建諸侯以奠民國異制而家殊俗矣以萬國保兆民地親而勢易以一人保天下勢渙而事難幸而得文景之小康不幸而有秦隋蒙古之酷政春秋存霸事慮之遠矣孟子曰保民而王無已之詞也

有道而恃有道者安不能有道而恃有道者弱無道而恃無道者必於亡無道而不恃無道者僅以存故恃人者不如恃己恃己之勢雖無道而不亡況有道乎鄭入春秋之始強國也厲公不振恃宋而始羸既偏於楚恃齊而始毀齊失其恃楚而始破晉爭之楚恃晉而幾亡鄭之弱以嚮亡者百二十年君勤於內臣勤於外政粗修民粗睦然而無以自救蓋百二十年鄭無一日而釋人之恃也恃之不可無已而競或曰競非保民之道也晉定楚昭之世鄭南競楚而滅許北競晉而聯齊民勞國敝介然僅存而與二大競疑其必亡矣而鄭乃歷百年而始滅於韓莫以不亡之道邪曰競之害不若恃之烈也所惡於競者恃於此而競於彼也恃於此役於此矣恃此而競彼所競無能勝其所恃而洩於恃者矣不競而恃與有恃而競其亡一也夫無恃而競者其猶有自競之心乎且競此而不恃彼則所競者無頓頓之忌而如之淺無惡怨之實而爭之不深毒不旁及而憤之者不眾皆為無道欲以相討而無名故鄭之將欲貳晉而先背楚殆乎亭亭以立而有生人之氣矣晉失其霸氣之得也唯惡夫恃無道之楚以貳晉也背楚以鉗天下之口然後貳晉以張自立之勢齊不能不許之從魯不能不中輟其兵鄭乃以自為鄭而行其所欲孰能役之故無道而不恃人猶救乎亡有道而不恃人不僅以安詩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之德也今聞直諫之不恃其況於強有力之相庇者乎

宣公之末年公伐杞歷八十年而公侵鄭又二年而公兩侵齊介於其中魯君不得有親將之事與曰非然也魯君



之親將也屢矣有旅伐而無特伐雖無特伐旅伐者固君之親將也無特伐者非大夫之制之制之也宣公不事  
晉故特起伐杞之師定公且不事晉遂有鄭齊之侵藉非旅伐之制裂特伐之權伸雖自陽虎不能違霸以挾君而  
送抑非徒魯之為然矣霸之方鳩宋衛鄭之君親將以特伐者衆不多見而特伐有敵會而盟晉定之時始屢見  
於春秋蓋霸盡而春秋之事變也晉勤北方而棄中原楚困於吳而眾力稍暇始於魯齊宋鄭特相伐敵  
相會匹相盟合離惟其情而莫之制故春秋之始春秋之所欲用者宋齊魯衛鄭也春秋之中春秋之所欲用者霸  
也春秋之末春秋之所欲用者又宋齊魯衛鄭也欲用之故治之治之故詳錄之特伐復興而台離得失一予一奪  
歸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無王而望之霸也霸無可望天下之亂亟矣以望之特之諸侯而為之一予一奪  
君子之志何弗已也善用人者無棄人且猶是先王之裔冠帶之國也君子不以繫之望奚望哉

衛者晉之仇也晉得衛齊不能西難於晉晉得衛鄭欲背晉而衛乘其背晉得衛以扼魯宋曹欲不親晉而已孤是  
故一盟於沙再盟於曲濮而魯猶西事也衛決於齊為五氏之次而後魯不得不東嚮以平齊衛開西而啟東魯夾  
於齊衛而魯憂迫無取此逼制之晉以自為廢矣是故文公之霸也彈力於衛而不遺餘力襄公繼之西未定秦南  
未謀楚而東急衛衛者晉之仇不不得不急也夫衛者其猶魯也非有楚之校秦之驚齊之辱鄭之黜豈欲以身司  
天下之合離而與晉為生死者哉乃其難於從晉而輕於離晉則有緣矣衛司晉之仇而晉已剝衛之膚也故衛之  
始難於從晉而閉關以合楚非衛之後諸侯也晉啟南陽據溫原而衛將剝矣衛之終輕於背晉首難而合齊非衛  
之先諸侯也晉取夷儀兼朝歌而衛日剝矣溫原啟夷儀疆朝歌奪邯鄲逼衛所僅存者濮東斥國而已而抑  
且旦夕於猛獸彘頭之下然則雖以太王之不爭而處此亦未有迷於危亡而不覺者也夫晉南不爭秦西不爭秦  
一志以嚮山之東河之北所難者中山之未下耳中山晨舉而衛夕入於晉衛入晉而齊之禍在門庭魯之禍在版  
魯宋之禍項背豈諸侯暝焉西嚮之日哉故衛不得不為東諸侯首其難無亦君子之所許乎齊之滅申息也蔡之  
患蔡愾不知導楚以亡之而願上殘於是而陳蔡之亡也必有朝歌夷儀邯鄲以臨中山而衛尚恬然與之合是

將不許之叛晉是欲陳蔡衛而張晉為楚也乎陳蔡衛等也陳蔡不覺而先亡衛早覺之而南存宋東存魯北存中  
山衛乃後天下以滅故氏之次數百年天下之大司也衛東嚮而得存晉北出而失霸違害者不嫌於首難就利者  
不終於多敵故君子唯戒於利之覆亡而不欲試身於害無迂疏之咎也

人均乎賤事一乎無道迹然而意異於此三者雖有曲直不為之理君子之道也故言趙鞅首黃士吉射之奔叛蔡  
然一例以為之詞其後齊鄭衛黨晉范以師加晉趙鞅報焉春秋一以兩國攻戰紀之而荀范不著誠以為不足治  
也執政之大夫何言乎賤也君子之所治者王者之事也古者夏商之季諸侯而為天子未聞大夫而為諸侯者也  
以為足治而治之則大夫進矣大夫之得見於春秋君命在也非上大夫而不見於春秋大夫屢乎貴也故春秋之  
錄貴大夫而人士盜陪臣非謂士陪臣之賤於大夫也以其不必君命也大夫非君命則均乎賤矣邯鄲之釁趙  
鞅開之伐趙之禍寅吉射先之乃夫鞅之入晉陽也不獲已而自免何言乎一無道也君子之所執法以臨天下者  
有所論情有所論法有所法立而通乎情有所法不伸而情不得與上失其道民散矣矣雖得其情猶為之矜氏無  
與乎道者也君失其政大夫散於下雖情可原無可矜焉大夫得與乎道者也大夫者上不可與諸侯均而聽其以  
道伸下不得與庶人齒而蔡其或直以相諒君子一天下建諸侯別其微峻其級治大夫者善則一以理不善則一  
以法若其情則雖有可聽猶弗聽矣鞅之爭荀范以邯鄲氏寅吉射之爭趙亦以邯鄲氏何言乎意異也邯鄲氏之  
難所謂舟盡而發於一罅者也鞅之所欲得者晉之權也寅吉射所欲得者亦晉之權也猶不僅然也鞅所欲得  
者晉寅吉射所欲得者亦晉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所欲得者亦晉或毀或成或合或離人操一全晉之心互食而抑  
相禁弗能下而晉始三邯鄲氏之曲直彼亦直以為借焉耳彼亦為借君子顧以為實而聽之則君子愚矣未有君  
子而愚焉者也春秋之法廢而天下之公論以禍天下有餘矣一旦之權在賤者遂有賤者之公論區區一人之  
進退而趙宋之君乃為勒鼎鑄石改年號以從之也賤移貴而天子賤矣天下忘其大共之義而相制者必有名也  
層層焉就其名而為較其曲直則有無道之公論焉無道之公論一鄉之人所愿也在下而賊德在上而賊道故社  
欽國永之直直於趙氏王導之忠忠於彬應季石鄭豐之正正於訓注蘇軾蘇轍之賢賢於章呂鄉人者乃侈然相







楚為蠻氏子亦奔晉則執以昇楚吳會黃池於晉爭長則下之而不慙非執之不欲有功於晉也范中行逐鞅獨返返而執政董安于之死忌智六而畏其偏齊衛魯鄭挾首范以責鞅鞅孤而不能不為吳楚下也豐之三日豐其沛日中見沫沂其右肱居豐而自匿以逃責終不可以大事用之矣鞅之術也嗚呼趙氏之於晉謀之三世矣而術出於一居之柔藏之固顯名不敵豐功不敢太恥不慙故以羈旅孤族兩嬰大戮而足以傾首范困智伯道齊魯鄭衛之執言而取晉如搗彼將曰吾以行武王之道也故武王之所用屯之時也動乎險中卓昧而不甯小人襲其似以行險亦有繇矣善師武者無師其索兵之道可也

春秋之末齊魯句吳之合離不可詰矣三千乘之國相與合離國以之安危吏士以之生死至於不可詰是殆乎非人理之可求者也夫吳固非人理可求久矣魯事之則師疾叩乎魯之城齊結之則師旋傳乎齊之都故曰君子惡吳甚於其亞楚官不以其方治不以其紀兵不以其制不得不得完楚無有也是以旦納之懷夕墜之淵極不可繼之威要不可須臾之誓楚亦未嘗有之也故冠裳生文者也治法生心者也服不珍其躬法不愛其國慙恨不恤於天下文蓋而賈隨心移而度改無怪乎為楚之所不為而君子之尤賤之非虛加之也非人理者而與之結納浸其人之有人理必不能也乃夫齊與魯明遠其無人理邪繇通吳之後言之以通吳而重其心可知也繇通吳之始言之逆風聞擅而急就焉獨何為邪蓋之二國者上下離心人蓄異志即疾以其國亡而不恤通吳之歲通吳之禍故樂受而不推雖有智者不能為止矣齊之通吳悼公之為也魯之通吳哀公之智也悼公受命於陳乞之手哀公旅食於季孫之國哀公有國而非其國悼有身而非其身身與國非其疾入於亡而猶自我亡之為快身非其身則豈能居處之足忌與悼通吳而陳氏甚之故觸吳於一旦而吳亟絕齊悼公卒陳氏行其甚則齊之離吳有可死而無可合艾陵之戰人含死心者為陳氏死也悼不得之吳齊益困陳氏益張而後哀公之求吳也執愈故事愈勤進吳之迹遷之於天下可以得當於吳者殺不用已故謹聞之怨已釋於齊矣而又隨之以伐齊唯吳欲也清泗之師國幾於亡不懲其禍死未收傷未殍又再隨之以伐齊唯吳欲也晉與吳之相謝絕久矣魯不南啟吳無北志魯不西介晉無東交介晉吳之會俾吳得以下晉而長諸侯且將以新垣行之事秦者事吳而不忘天下之咎唯

吳欲也區區小不忍於其臣樂奉非人者以為主而自淫於非人一旦之然有是哉其背蓋而不知極遠若是其結

春秋左傳卷五







